

## 胜朝彤史拾遗记

萧山毛奇龄大可

### ●卷一

彤史者，后宫女官名也。其制造良家女子之知书者充之，使之记宫闱起居及内廷燕褻之事，用示劝戒，而惜其书不外传。予幼时，得先子石阡府君教授所藏《宫闱记闻》一卷，自洪武至万历凡十三朝，可谓小备，虽所阙亦无几。第载事未确，其文不雅驯。予承乏为史官，值修明史，常阉题起草，得顺成弘正四朝后妃列传。因历探中秘，以为必有异闻畸事，可补疏略。而遍搜史，但得详册封年时及后妃崩死丧葬诸礼节，而他无所有。乃不得已，仍取外史所记与实录稍不符者，草成应之。而拾其余剩归而杂之先子之所藏，复为斯篇。大抵事取可验，宁阙勿备，谓之拾遗。既无彤史，称彤史者，曰非史官之正史焉。

〔太祖朝 洪武〕孝慈高皇后马氏，宿州徐王马公女也。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，家于宿之新丰里，（一作闵子卿新丰里）数传及公，以贵豪里中，善施而贫。

元至顺间，其母郑媪生后卒，公杀人避仇，投所好友定远郭子兴，以后托焉。会江淮乱，子兴起兵据濠州，太祖在军中，子兴妻张氏奇太祖，力劝子兴妻太祖以后。曰：“是人有异相非常，当藉此收之，且马公不可负也。”子兴以为然，遂赘太祖于其家。独子兴子三与太祖不相能，数数构太祖，间以他事幽太祖别室，绝口食。后窃怀铛底饲之，值么么罗热，后乘热窃其一怀之薄乳傍，乳为之糜。幸张氏怜后意，皇急阴解之。（原评曰：阴解不属上一节，然急接此句，又急接下一段，则与后册后谕言照映警切。）时诸军四出多卤献，独太祖无有，子兴怒。后密丐张氏婉转，且以枣脯荐子兴，子兴置不问。后善承人意而知书，精女红。太祖每出军，一切军状皆属后。籍簿井井，虽逾时询之不少遗。暇即率诸校妻缝纫衣衽两以备不给。至太祖渡江，后多智，恐元兵蹙其后，必相隔。

不俟太祖命，急率诸校妻过太平止繁昌陈迪家，而元兵果扼渡如后虑，后遂于迪家生皇长子焉。时吴汉接境，战无虚日，后时时赞太祖规画，尝谓太祖曰：“定天下在得人心，人心者，天下之本也。”又曰：“用兵焉能不杀人，但不嗜杀人，则杀亦罕也。”太祖深然之。洪武元年，上即皇帝位，册后。既册，谓群臣曰：“昔光武受命，尝回思滹沱麦饭以劳冯异。唐德长孙后，以其能周旋于隐太子构巢之问。今皇后同朕起布衣，阅历忧患，每不惮灼肌体怀热食饲朕，此不止麦饭也。至郭氏猜嫌，几罹不测，后卒能多方弥缝，以脱朕于难，其与长孙之周旋险易何等。语曰：妻者齐也。又曰：家贫思贤妻。非后德齐一，安有今日？”

其敢以富贵忘贫贱哉。”群臣呼万岁，既而语后，后曰：“妾闻夫妇相保易，君臣相保难。陛下不忘妾，妾愿陛下尤不忘群臣百姓。”（原评曰，一段虽似冯异传，然文气直逼西京，与后汉稍异。）乃追封马公为徐王，郑媪为夫人，以无嗣，且不得公媪死所，乃瘞袞冕置冢户立庙新丰里，后岁时飧祀哀焉。清江范孺人者，习女史，后令说古今贤后事，至窦太后，后曰：“黄老者何教？而太后好之。”曰：“黄老者，清静无所为，不必为仁义，而民自孝慈，是其教也。”后曰：“孝慈即仁义也。世有舍仁义为孝慈者哉。”左右诸嫔有以明德马后比后者，后曰：“吾安所及之，亦效之耳。”第后性本俭，尝命练故织为衾褥以赐贫民，缉裁余缁帛及织工治丝有荒类者，纂集为衣帔以赐诸王公主。身御瀚濯久纰不即易，曰：“此弋绋遣法也。周王之国，遣慈母江贵妃从，（一作孙贵妃）赐以已取御纰衣一、杖一，曰：‘王有过，则披衣杖之。’”即违驰以闻。岁灾，六宫皆蔬食，请上赈恤，上许之。后曰：“储备之不先，以致有此。

夫赈以恤其后，不如储之备于先为有要也。”上深然其言。上意气豪略，威福多不测，后顺事承指，每从容开导，其所补救，有为外廷所未知者。

先是参军郭景祥总制和州，或言景祥子不孝，尝持槊趣景祥，上曰：“若此，当诛之。”后从容曰：“妾闻景祥止一子，独子者，必骄情也。然亦安至是，且陛下杀一人而遽至绝人之后，此非细也。毋亦廉而后杀之。”及廉之，果不实。

上曰：“微后言，几误斩郭氏祀矣。”李文忠守严州，上听杨宪言，欲召改为扬州守。后曰：“文忠贤，其行信于人，改则失人心。且敌方压境，守将未易动也。”

上然之，文忠遂克杭州。春坊李希颜，为诸王授经，击王额以管。上怒甚，后解之曰：“凡有使制锦而恶其翦者。夫曲谨妇寺之爱也，而以责师傅可乎？”宋濂以学士归里，坐孙罪被逮将刑，后念其有师傅功，急进曰：“宋学士家居，岂知情者。妾闻里塾延一师，尚终身敬卫之，况官家乎？”上曰：“此非汝所知也。”

会后侍上食，举七向鼎，潜然而却。上问故，后曰：“妾痛宋学士之刑，而欲为诸儿服心丧也。”上闻，投箸起，明日赦濂，改安置茂州。吴兴民沈秀，资富侔国，曾为上犒军，而筑都城三之一。上忌欲诛之，后谏曰：“妾闻法也者，所以诛不法也，非所以诛不祥。民富侔国，民自不祥尔。夫不祥之民，天灾有之，于国法何预焉。”乃释秀戍云南。尝令死囚筑都城赎刑，后曰：“以役赎死，仁也。然以久痍之囚而重之力役，得微仍以役死乎？”上为罢其役，释之。

后慈爱性成，而尤持大体，尝曰：“施恩必使遍，然推之有差等也。今民间众庶固多艰难，独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仆奔走事上，而俸入有限，反多遍谪，差禄之谓何？”乃劝帝厚日给，别赐诸饗钱，且请太学生之携妻室者，置家粮，名红板仓粮，皆后恩也。后细务必亲，既贵，尤自主馈事。近臣及奏事官朝罢必会食，后每取尝之。即不旨，必为上言责光禄卿。至御膳日上，后必省祝，宫人请自重，后曰：“事夫亲馈食，礼也，且上性严急，万一偶失饪，吾得承之，汝辈堪此耶。”他日羹寒，上翻羹污后衣，后令焯再进，他无所责。上尝怒宫人，后亦怒，令付宫正司治罪，上稍解。问后曰：“不自责，付宫人，何也？”后曰：“妾闻赏罚惟公，足以服人，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赏。当陛下怒时，恐有奇重，付宫正则酌之矣。即陛下论罪人，亦有司者治之耳。”上曰：“尔怒何也？”后曰：“妾之怒，所以解陛下怒也。”后初知书，及贵，益好学，尝谓上曰：“法屡更必弊，法弊则奸生。民数扰必困，民困则乱生。”上曰：“至哉言也。”命女史书之册。尝俘元宝玉至，陈于廷，后阳认之曰：“元有是，何以失之？”意者，此非宝与，上曰：“朕知之矣。后多学，必谓珠玉非宝，惟善为宝也。”后拜曰：“如陛下言。”（原评曰：“不以为讽谏，而以为衒弄多学”一语，不可删去。）

洪武十五年八月，后疾，群臣请祷医，后曰：“生死，命也，祷医何益。且医一不效，或致录医，是重吾过也。”上问：“有言乎？”曰：“陛下与妾起布衣，藉陛下神圣，得贵为母后足矣，复何言。所愿言者，惟陛下求贤人纳讷谏而已。”是月丙戌崩，年五十一。上悲悼，终身不再立后，九月葬孝陵。（葬日各不同，故不录。）以成穆孙贵妃、永贵妃、江贵妃，越日太庙。逾年，宫人思之，作歌曰：我后圣慈，化行家邦。抚我育我，怀德难忘。怀德难忘，于万斯年。泌彼下泉，悠悠苍天。后生懿文太子标、秦王爽、晋王冈、成祖文皇帝、周王肃、宁国、安庆两公主。初谥曰孝慈皇后，永乐元年上尊谥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。嘉靖十七年复上尊谥曰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高皇后。初后生成祖，有龙见于寝。尝梦微时野归，遇贼皆红冠追之，成祖以马进，扶后执，贼见成祖皆避去。后以故钟爱之，然勿言所梦。及上厌太子柔弱，曰：“非继体也。”后始以梦告，仍戒勿泄，而其后卒有靖难之事。贵妃孙氏，陈州人，父和卿，以仕元偕妻晁氏，至常州家焉。元末兵乱，妃父母相继死，独长兄瑛有材干，辞家远游，久未归。妃年十三，随其次兄避兵江都。将以次北还，而江都城陷，又死。元帅马世熊妻得妃，育为女，年十八，未字也。上求有容德者纳宫中，人或以妃告，及按果然，遂纳之。妃敏慧端丽而娴礼法，言动皆中矩。高后尝谓上曰：“古贤女也。”妃痛无外家，间一请上，求兄瑛所在。久之，得瑛，官参省。上即位，册贵妃，位冠诸妃上。妃

佐高后相六宫事，高后以慈，妃以法，皆相济得治。洪武七年九月癸未（一作庚寅）死，年三十二。上震悼，赐谥成穆。妃无子，只生四女。上命周王肃主其丧，服慈母三年，皇太子诸王皆期，并敕词臣撰《孝慈录》。凡庶子为生母服三年，众子为庶母皆期，推妃恩也。时命有司营厝于朝阳门外，褚冈之原，赐兄瑛田租以供岁祀，而其后高后陵。

郭宁妃，临淮郭山甫女也。山甫善相人，上龙潜时，尝游临淮，过山甫家，山甫自外至，见上大惊，急呼内治馔。治毕，夫妇捧七箸侍上饮，笑语甚欢。中酒，阖外户跽曰：“公非常人也，自爱。”尝言钟离有王者气，当在公矣。上去，山甫谓诸子：“若曹皆田舍郎耳，而有封侯之相。吾初疑之，今始知以是也。”

（原评曰：此等形写在史公高纪之上。）

乃遣其二子从龙渡江，而亲饰妃纳一室，侍孝慈皇后行间。洪武三年，封宁妃。

孝慈崩，妃摄六宫事，称皇宁妃。生一子，名檀，封鲁王。上甚念山甫，及妃贵而山甫已死。乃累赠山甫为营国公，二子皆以开国勋封侯。如山甫言，长子兴，巩昌侯。次英，武定侯。

皇淑妃李氏，寿州人，其父杰。当洪武初曾以广武卫指插北征，战而死。十七年九月册淑妃，以高皇后服阙不立后，进为皇淑妃，摄六宫事。

郭惠妃者，滁阳王长子郭大舍女。滁阳生三子，皆非命死，独大舍遗一女，封惠妃。人有相郭氏宅者曰：宅有女，当大贵。初恶其言，至是验。徐王托孝慈于滁阳，滁阳育之，亦郭氏女也。妃生蜀王、豫王、谷王及汝阳、永嘉二公主，豫王即代王。胡妃，临淮人，父显，以世开国功袭定辽都指挥同知，进都督，既而改武昌护卫。妃生一子，名楨，封楚王。

〔建文帝朝〕孝康皇后常氏，懿文皇太子妃，开平王遇春女也。洪武四年，册为皇太子妃，既而有疾，死。太祖哀之，为辍朝三日。高后素服临，谥曰懿敬。

建文元年，追尊懿文皇太子为孝康皇帝，庙号兴宗，遂尊妃为孝康皇后。永乐改元，复降称懿敬皇太子妃，懿文陵。其后嘉靖二十年，孝宗张皇后崩，廷臣议尊谥，有以孝康进者，或曰：“此兴宗皇后谥也。”世宗曰：“兴宗既降尊，袭之何害。”遂谥孝康，盖世宗有微意云。

建文太后吕氏，寿州人。洪武十一年，册为皇太子继妃。国初有吕本曾仕元为总管府，已而归顺，官吏部尚书，出为都转运盐使，是其父也。妃生虞怀王雄英及建文皇帝、吴王允通、衡王允坚、徐王允熙。建文元年，尊妃为皇太后。靖难兵至金川门，遣人迎太后。太后至军中，成祖再拜，自陈不得已起兵之情



，太后无一言慰劳而返。及返，未至宫，宫中火起。遂于是年七月，随幼子允熙，居懿文陵。永乐改元，革太后号，复称皇嫂皇太子妃。

建文皇后马氏，光禄少卿马全女。洪武二十八年十月，册后为皇太孙妃。建文改元，立为后。生二子，文奎、文圭。靖难兵入城，而后崩于火，闻者哀焉。

〔成祖朝 永乐〕徐皇后，成祖后也。武宁王徐达以张夫人妒，太祖为之娶谢氏。生后而贤，幼时诵书史，一过不忘，人称女诸生。然缜慎不狎猎，每观书，得一善事，必一再思曰：“奈何效之。”太祖闻其贤，亲召达，乞聘为燕王妃。

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册。高皇后深爱之，曰：“真吾妇也。”燕王之国，后理王宫政，甚治，乃以居。高皇后丧，断酒肉三年，每语及高皇后辄流涕。成祖问后：“高皇后遗言多可诵，顾何言最要，后能举之乎？”后一一举之，无所遗。靖难兵起，后留与世子居守。李景隆攻城，城几陷，后亲率诸将校妻擐甲登陴，挟矢石御之，敌遂以却。洪武三十五年，上即皇帝位，乃以十一月壬辰册皇后。后明于治理，每言南北兵争久，民敝，宜急休息。而上方用人，稍稍以新旧为间，后力为解释。有曰：“伊吕宫散，即胜朝犹用之，况太祖所遗者乎？”（原评曰：此学问语，惜以成祖之英敏而反不及此。）后弟增寿，当建文时，曾以国情输之上，而建文君诛之。

至是议赠爵，后不可。上曰：“后欲为汉明德耶，顾今岂以外戚故封之。”竟封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其爵。命下始告后，后不谢，曰：“非妾志也。”会册皇太子及汉赵二王，后以为太子仁，不可忝主器。而二王不驯，劝选宫僚，且请仍用廷臣兼署之，曰：“一则任使，一则疑隙不生，此高皇帝善制，此宜万世永遵者。”尝问陛下：“所与共治者何也。”上曰：“六卿理政务，翰林职论思，皆是也。”后曰：“请得悉召诸命妇观之。”上许诺，及召入遍观，喜甚，各赐以冠服钞币，且谕之曰：“凡妇相夫，岂止衣服馈食云尔，必将有德行之助焉。”

古公侯夫人，及大夫士之妻，其能助成夫德，载诸简牒夥矣。今上所共理者，六卿翰林之臣也。尔诸命妇，讵无所以赞于内者。夫百姓安则国家安，国家安则君臣夫妇皆安，此所当共勉者也。且夫朋友之言，有从有违。夫妇之言，婉而易入，尔其思之。”

又召翰林学士解缙、黄淮、胡广、胡俨、杨荣、杨士奇、金幼孜妻，见柔德殿，各赐劝勉，且赏赉甚至。后尝辑《女宪》、《女诫》诸书，采其要者，作《内训》二十篇。曰德性，曰修身，曰慎言，曰谨行，曰勤励，曰儆戒，曰节俭，曰积善，曰迁善，曰崇圣，曰景贤范，曰事父母，曰事君，曰事舅姑，曰奉祭祀，曰母仪，曰睦亲，曰慈幼，曰逮下，曰待外戚。又纂古嘉言善行汇一编

，名《劝善书》，颁行天下。永乐五年七月，后疾，上临问，后以“求贤才，明邪正，厚宗室，抑外戚”为请，上纳之。既而谓皇太子曰：“往者靖难时，诸从征妇之居留者，皆为我授兵婴城捍敌，往往扯衿缠，沥粉汗，每愧无以谢之。闻上将北巡，吾欲于此时为追请恩泽，今不逮矣。”又曰：“积善如登山，久必高。积恶如穿坎，久必陷。”乙未崩，年四十有六。后生仁宗及汉庶人高煦、赵王燧，永安、永平、安成、咸宁四公主。上恻曰：“吾从此不得闻善言矣。”乃为后荐大斋于灵谷、天禧二寺，听群臣致祭，光禄卿营斋事惟谨。十月甲午，册谥曰仁孝皇后。

七年，葬天寿山，升太庙。二十二年，仁宗即位，改葬长陵，上尊谥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。

昭献王贵妃，苏州人也，随父宦在京。永乐初，选择良家女，妃入宫，册为昭容。时宫中上下多朔产，略少委曲。独妃具才德，能从容婉婉以行其意，以故妃佐理宫政称惬意，仁孝爱之。永乐七年，仁孝服阕，进贵妃，上自仁孝崩后，在宫多任性，间或躁怒，宫人皆惴惴惧。妃特辗转调护，徐俟意解。自皇太子、亲王、公主以下，皆重赖焉。十八年七月丙子，以疾死。上震悼，为辍朝五日，赐祭谥照献贵妃。命礼臣考高皇帝成穆贵妃故事，一视其丧葬，以宠恤之。

权妃者，朝鲜人。永乐七年五月，朝鲜贡女充掖庭，妃随众女入。上见妃色白而质复粹，问其技，出所携玉吹之，窈眇多远音。上大悦，骤拔妃出众女上。逾月，册贤妃，授妃父永均为光禄卿。八年十月，妃侍上北征，凯还而疾，至临城曰：“不能复侍上矣。”遂死。上哀悼，亲赐祭，谥曰恭献，命厝其柩于泽县，敕县官守之。时朝鲜所贡女，其见具位号者，复有任顺妃、李昭仪、吕婕妤、崔美人四人，皆命其父为京朝官。顺妃父添年为鸿胪寺乡，昭仪父文，婕妤父贵真为光禄少卿，美人父得霖为鸿胪少卿。其后永均以宣德（一作洪熙）中卒。

讣闻，上仰推先泽，遣中官赐祭。赐其家白金二百两，文帛表里有差。

## ●卷二

〔仁宗朝 洪熙〕仁宗皇后张氏，河南永城张麒女也。麒由兵马指挥使封彭城伯，生二子，一女，即后也。后以洪武二十六年，册燕世子妃。永乐二年四月，改册为皇太子妃。时仁宗体肥，腰腹经数围而累赘。上命与诸王驰马，仁宗辞不能。上大恚，命有司减仁宗膳，仁宗危甚。会上令监国、二王播流言中之，几易储。后内宽仁宗，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谨，重得仁孝心。仁孝每言于成祖，成祖亦意解。尝曲宴内苑，仁宗侍成祖，见仁宗色变，唾而詈。移时指后曰：“此佳归，他日当承我家，脱微此，废尔久矣。”后起，顿首谢，顷

之，忽失后所在。上怪，使觅后，则后方亲入宫庖，手汤饼出荐。上且感且喜，顾仁孝。

（原评曰：三字人所忽，此段传神全在此三字。）仁孝为慰劳泣下，乃呼仁宗及后前剧饮，尽欢乃罢。由是太子得不易。

永乐二十二年十月，仁宗既即位，命英国公张辅持节册皇后。明年仁宗崩，宣宗立，尊为皇太后。凡军国大事，悉上皇太后忝决。皇太后亦每事谘询，不敢以听政自居，擅外廷议。方是时，海内太平，上入奉起居，出侍游宴，四方贡献，虽瓜果微物，亦必先上皇太后，然后尝食，两宫慈孝闻天下。宣德三年，太后游西苑，上亲掖輿，皇后皇妃皆从行。泛舟登万岁山，上捧觞上寿，献诗颂太后。

太后亦赐觞谕上以保境安民至意，上稽首谢。五年二月，谒长陵、献陵，上亲橐，骑导至河桥下骑扶辇行。既过复骑，畿民观者夹道傍，皆感悦呼万岁。时陵园父老适迎至，太后顾上曰：“百姓以君能安民，故不惮远赴，趋承踊跃，争欲得一望颜色。倘无以安之，则天下之望君者，不止是矣。”上拜谢。及还，上奉太后过兵，召妇女问生业安否，妇女应对俚朴如家人然。太后喜，赐钞币饮食。

时有以野蔬、村酒献者，后尝讫，复赐上曰：“此兵味，当知之。”扈臣张辅、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孜、杨溥请候见行殿，太后慰劳之，赐酒馔及白金文绮，且曰：“尔等皆先朝旧臣，今日之清宁，得展游宴，虽祖宗实之，亦卿等辅相力也。其勉导嗣君无忽。”辅等顿首谢，是日谕上作《赏春赋》。他日上谓士奇曰：“太后谒陵还，悉能道汝辈姓名及所行事，谓张辅，武臣也，而达大义；蹇义，厚重小心，但少断耳；惟汝能正言无所避，先帝或数不乐，然终能从汝，以致不败，特三事未从，可悔也。”士奇谢。

太后遇外戚严，兄彭城伯、弟升忠安伯至醇谨，时谕以恭俭毖飭，保家族，不许预议国事。杨士奇每言“升果贤，非他戚比”。即所议事，鲜非是者，其预令议便，太后终不许。暨宣宗又崩，英宗方九岁。太后谓国福长君，欲召立襄王不果。英宗既嗣，大臣请太后听政。太后曰：“毋坏我家法，凡事付阁议，然后行。”致书兄及弟升，第朝参勿干预一切。特除去宣宗宫中诸玩物及不急诸务，特勅上以学，又数语洪宣间委任股肱事。故是时，天子尊师傅，兴学校，举任贤才，为一代极盛。

正统二年，太后御便殿，召张辅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胡濙荧入。上东立近榻，辅等立西，下女官佩刀剑杂侍。太后召辅等前曰：“卿等皆旧臣，嗣君幼，幸同心为社稷计。”又语士奇、溥曰：“先皇帝监国，时念二卿孤忠。及在位，犹时时道之。言在耳，不忘也。”士奇等伏地谢，乃顾谓上曰：“此五臣

皆先朝所简，帝其重之，凡事非五臣赞决勿行也。”先是中官王振者，在宣宗时，曾以技巧逆上意。后用英宗伴读，恩秉司礼监，恶未著也。然而太后知其奸，故当大臣请垂帘时，太后令一切政务，必阁下议决。越日，遣使一至阁，询若日议若事，俟阁臣列奏，太后亲验之始行。或出振不赴阁议者，必立召振，责格其事。其防如此，然终恐振不可制，（原评曰：急著此段则后之惩振自严。旧本或遗此，或将此记他处，俱失篇法。）至是令呼振。振至，太后色顿改曰：“汝侍帝起居多不法，今赐汝死。”女官抽刃加振颈。帝跪请，五臣随帝跪。太后曰：“此辈误人国多矣，帝乌知之。”既而曰：“且以帝及诸公故，宽汝勿再也。”由是振终太后世，不敢预大政。

七年乙巳十月，太后崩。遗诏曰：“吾自洪武中，配仁宗皇帝三十余年。及为未亡人，又十有八年。今得全归，从先皇帝地下足矣。惟是国家至重，当以爱人为保国之本。尔诸臣咸佐帝行仁政，秉忠勤勿懈。诸后妃家遵皇祖训戒，勿干预国事。丧服遵仁宗遗诏，以日易月。天地祖宗社稷之祭，不可以卑废尊。及百神之祀，皆循常例勿停。”十一月丁巳，上尊谥曰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。越日太庙，合葬献陵。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、襄王瞻善。方太后大渐时，召大臣榻前，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举者。士奇言：“建庶人立四岁，虽已亡，当复其位号，修其实录。太宗诏‘有收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’宜弛其禁。”太后默然未答，若不省者。诸臣受顾命遽出，故遗诏不及焉。

〔宣宗朝 宜德〕恭让胡皇后者，宣宗废后也，名善庠，济宁人，父荣生七女。洪武初，长女名善围，以才色给事掖庭，充尚宫，颇见任使。荣故于是时得授锦衣卫指挥。至永乐十五年，有诏选皇太孙妃。司天奏星气见奎娄，当在济河间求之。使者下济宁，因以荣第三女进，则后也。按之合法相，遂于是年册皇太孙妃。先是邹平孙忠者，由太学生擢永城主簿，生一女，姣皙而慧。仁宗张皇后，永城人也，其母彭城伯夫人，曾见孙氏女于主簿官舍，奇之。会永乐八年，太宗谓皇太孙长当择配。彭城夫人称孙氏女贤，乃因张皇后言于太宗，太宗取孙氏入宫。甫十岁，即令张皇后育之，已七年矣。（原评曰：此以合传体叙二后事方有眉目，旧史如隔幔张炬，绝不明白。）至是诏选妃，以司天奏故，竟册立胡氏，而以孙氏为之嫔。彭城夫人每为张皇后唧唧，而张皇后贤，不言也。（原评曰：著此句又著下句，俱见筋节。）是时仁宗知其事，故于仁宗嗣位，册孙氏嫔时，特赐孙氏得服妃冠服。

宣德改元，尊张皇后为皇太后。皇太后有旨，谓两家定位久，无可议，仍册胡氏为皇后，孙氏为贵妃。故事册皇后用金宝金册，皇贵妃而下，金册无宝。时宣宗初嗣位，意亦稍稍向孙氏，特为孙氏请宝于太后。敕尚宝制金宝如后，赐孙氏，当时疑之。既而上颇事游幸，且好弄。后数数规讽，上稍厌后。适后疾



无子，而贵妃，宫人有身者，贵妃隐之为己有。

二年十一月，宫中传言贵妃生皇第一子，上遂召张辅、蹇义、杨荣、夏原吉、杨士奇入。谕之曰：“朕有一大事与卿等议，固出不得已，然亦决矣。朕三十无子，而中宫屡身不得育，顷且病。日者言中宫禄命必无子，今贵妃有子，当立为嗣。夫母以子贵，礼也。特何以处中宫。”辅等皆不答。上乃举后过一二顾荣，荣进曰：“是可废也。”上曰：“废后有故事耶？”义曰：“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是也。”时辅与原吉、士奇、嘿然无言。上特问士奇，士奇曰：“臣事帝后，犹子事父母也。宁有为人子而议废母者。”荣曰：“上命也。”士奇曰：“正惟上命，勿轻出耳。”辅与原吉是士奇，且曰：“此大事非群议不可。”上曰：“不貽外议乎？”士奇曰：“宋仁宗废后，孔道辅范仲淹极言其非，因率台臣十数人入谏见黜。夫廷臣非之，至今史册犹讥之，谁谓无议哉。”既退，荣谓原吉曰：“上志久矣，恐非臣下所能止者。”原吉曰：“然废之不可也。”士奇曰：“即上所举中宫过，亦何一当废者，而轻言若是。”明日，上召荣、士奇至西角门问曰：“昨议云何。”荣出怀中纸条“后当废事”以进。上览未及竟，艷然曰：“渠曷有此。”顾士奇：“尔何言？”对曰：“汉光武废后，诏书有曰‘异常之事，非国休福’。宋仁宗废后而后复悔之。顾陛下详慎，幸勿却休福而貽后悔。”

上不恠罢。他日又诏问五人，辅、原吉对如前。士奇曰：“皇太后神圣，岂无旨者？”上曰：“与卿等议即太后旨也。”是日议未决。最后乃独召士奇于文华殿，屏左右谕曰：“朕丐卿，必欲卿处之如何？”士奇曰：“此非臣所能处也。”上曰：“虽然，以丐卿。”如是者三。士奇俯久之，仰而曰：“中宫与贵妃无嫌乎？”

（原评曰有：明一代多废后，自此始。大臣依回处写出可惜。）曰：“无之，顷中宫病逾月，而贵妃日过视，且倍殷也。”士奇曰：“若然，曷若乘中宫有疾，而陛下导之使辞让焉。”上曰：“善，卿第勿言，俟朕入导之。”数日复召士奇曰：“如卿言，中宫果辞让，虽太后不许，贵妃亦不受，然中宫意决矣。”士奇曰：“若此，愿陛下待两宫均等，无厚薄、无崇庠，终之始之。昔宋仁宗废郭后而恩意弥笃，可监也。”上曰：“朕不食言。”明日以谕议等，议等皆曰：“善。”

上乃敕礼部：“皇后自罹多病，不能承馈祀。重以无子，怀谦退，上表请闲。朕念伉俪重，屡拒不纳。而后恳再三，不得已已从所请矣。夫因其谦德而遂尊之，礼也。其称号、服食、侍从悉仍旧不改如敕。”乃更立孙氏为后，而后竟废。后乃退居长安宫，性本恬不喜事华饰，至是学清净，奉黄老为仙姑。张太后甚怜之，特召入，居清宁宫。凡内廷朝会飨宴，必命后居孙后上，孙后常快

快。英宗立，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孙后为皇太后，后益谦让，然视后如故。正统七年，太皇太后崩，后祭奠列名妃嫔中，竟不得与孙后齿，因痛哭不已，逾年亦崩。下外庭议丧礼，时杨士奇病，在告诸臣就问之。士奇请用后礼葬，诸臣曰：“此非内庭意也。”士奇面床阴不言。诸臣竟用嫔御礼，别葬于金山，谥静慈仙师。

天顺六年，孙太后崩。英宗皇后钱氏，尝事后，知后贤，每为英宗言后无罪废。群臣畏太后，殓葬谥号皆无礼伤之。英宗问李贤：“胡母后以疾请闲耳，谥仙师岂令典耶？朕欲尊上皇后谥，且饰其陵寝，飨殿神主，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？”（原评曰：英宗复胡后位号，与止宫妃殉葬皆足为千古法式。第复位号事，稍涉私嫌，犹不及孝宗之公，若止殉，则度越远矣。）贤顿首谢称善。上敕群臣：“皇考以胡母后多疾，听其请闲。朕以冲龄，当母后令终，上谥无状，心甚缺然。”其改议尊谥，令所司修葺陵寝，飨殿如制。七年七月己未，礼部尚书姚夔等议上尊谥，曰：“胡太后入嫔先皇，久专宫阍。嗣任姒之徽音，慕黄老之清静。让位别居，优游卒岁。顾典礼未行，重违素志。尊崇有自，特发宸衷。夫有至行者，必受令名。慎追远者，可风末俗。先太后谦让如彼，我皇上克念如此。

至德大孝，古今罕有。臣等躬逢盛事，不敢掩忽。”谨议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。乙丑修陵寝。甲戌遣驸马都尉石诣陵所上册宝焉。

宣宗继后孙氏，邹平人。永乐八年选入宫，十五年为皇太孙嫔，二十二年改称皇太子嫔，宣德改元册贵妃。时虽立皇后胡氏，而后以无子且多病，将逊位与妃。妃乃谕敬后，后病，妃故朝夕视，阳为忧劳。及妃称有子，后上表退让，请定国本。妃犹固辞曰：“皇后病已自有子，吾子敢先皇后子耶？”

宣德三年三月，以后表逊，故竟册贵妃为皇后。子为皇太子，是为英宗。英宗即位，上尊号曰皇太后，车驾北狩，后用于谦策，斥议迁者，而命成阝王入监国，社稷安。成阝王即位，尊后曰上圣皇太后。时英宗在迤北，后尝寄御寒衣裘，手自缝织。及居南内，后时时遣使问候，遗珍馐，且数自入视。会守者王城舒良密谋，伺后入，当白景皇帝，留后南内。后闻始不往。

既而石亨、曹吉祥等谋夺门，密白后，后许之。英宗复辟，上徽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。先是宣宗册后为嫔，时赐嫔冠服。及册妃赐妃宝，皆非制。（原评曰：此用略笔，后用详笔，一详一略，当与胡后记参看。）明初，宫闱无上尊者。时岷王徽享，因礼部尚书杨善以请，英宗难之曰：“恐非祖宗法，貽后议也。”

其后尚宝卿钱溥、兵部尚书陈汝言复以为请，且曰：“复辟时非太后有诏，谁敢提兵入禁门者。今曹石等皆受赏，而太后尊号缺然，是逮卑而反遗尊也。

”上从之。然而明代之废后上后徽号，凡宫闱破例，皆自后始矣。后端慎而有裁决，然故识大体，其待外家皆有法。初王振肆横，祭酒李时勉遇振车不下，振怒。廉时勉他过，械其首示文庙前。太后闻，大惊，召上曰：“祭酒者，国子师也，至重。

即有罪，奈何戴囊头辱之，谓观瞻何？”上谢不知，太后大怒曰：“即不知，何用汝作皇帝。”帝遣问，知振所为，立释之。

土木之变，太后知于谦能任难，即以侍郎升本兵。复辟后，太后怜谦忠社稷，以不赏死，面诘上曰：“何为不留谦。”上称悔悟。至若后父忠，在永乐初为永城主簿。母董氏，年九十，有子五人，继宗、绍宗、显宗、续宗、纯宗及诸孙数十人，并以后故，赐官爵，继宗爵会昌侯。董兴，董太夫人弟，亦以夺门功，封海宁伯。然太后无私外家意，时继宗已侯，复有为绍宗言者，上谓李贤曰：“孙氏授官，必数请而后得之，然太后犹怫怫不乐，曰‘我家有何功而冒滥至此’。

今左右复为之求恩，谓慰太后心，不知正不尔也。”贤顿首称叹，因曰：“祖宗家法，外戚总不得预政。今会昌侯典禁中，太后知之乎？”上曰：“近侍初言京营者，所以禁非常，非皇舅领之不可，故与之。实非太后意，且太后未尝不悔也。”

会显宗奴客夺庄田，私造店房，夺估人货，上命议如法。其兄会昌侯乘间请，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，太后曰：“岂可以亲故，国法也。”敕还田，毁店房，械其奴客戍之。天顺四年，清冒迎驾功，许检举。继宗检举其子弟家人，共二十馀名。上用李贤言，令革去家人，存子弟名。曰：“若白太后不侯矣。

”六年九月崩，上尊谥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，合葬景陵，主庙。

景泰吴太后者，宣宗妃，景帝母也，丹徒人。宣宗以宣德中册吴氏为贤妃。

景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英宗复辟，复称宣庙皇贤妃。成化中死，父彦忠，先官都督卒。子安，封安平伯，天顺元年削爵。

郭嫔，名爱，字善理，凤阳人。颖悟警敏，有文章名。宣宗闻之，纳为嫔，入宫二十日卒。嫔自知死期，书楚声以自哀，其词曰：修短有数兮，不足较也。生而如梦兮，死则觉也。先吾亲而归兮，独惭乎予之孝也。心傍徨而不能已兮，是则可悼也。

〔英宗朝 正统 天顺〕睿皇后，英宗后也。姓钱氏，直隶海州人。洪武初，有钱万者，以军功封昭勇将军，世袭金吾指挥使。再传及贵，由金吾指挥使升中军都督，追赠安昌伯。（一作后族微外家无封误）娶明威将军燕山卫指挥僉事包谅女，（一作后父贵以燕山护卫升指挥僉事误）生后。正统六年正月，奉太

皇太后懿旨，敕礼部选择直隶、南京、凤阳、淮徐、河南、山东、陕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、容貌端洁、姿性纯美、中礼度者，有司聘给其父母，亲送诣阙。时后年十四，中选，迎入宫。八年四月册为后。十四年，上北狩，后尽出中宫所有赏仗变之，佐迎贺费。每夜露告天罢，即卧地，因坏一股。复以久泣故，伤目。

景棠元，迁后仁寿宫。及迎上还，后乃随上居南城。上复辟，太监蒋冕白于皇太后，谓后无子，周贵妃有子，请立周贵妃为后。上怒，立斥之。先是，太后阴以上为子，人无敢言者。至是太后崩，后具言状，且为胡废后白所枉，上始悟。然终莫知母宫人者为谁也，甚恨。会后弟钦钟，以从征殉土木难。上念之，欲封其子雄，而后辞甚至。上以是益重后。然终念后无子，恐他日蹈胡后辙，特于弥留时，遗命钱皇后：“千秋万岁，后与朕同葬。”大学士李贤书册，藏阁中。

宪宗立，上两宫尊号。周贵妃倚子贵，故不欲与后齿，曰：“岂有皇帝非其子而称太后者。”倡言钱后无子，损肢体，久病，当视胡废后故事，独尊上生母为太后。遂传贵妃意，使太监夏时集外廷议。大学士彭时、李贤交争之，且曰：“胡太后以让位故，迟于上尊。今太后名位在，未尝让也。”夏时曰：“即让，何不可？”时曰：“胡皇后让位，宣庙在也。先帝已大行，臣子谁敢为太后让者。”

夏时厉声曰：“公等敢二耶，二即罪矣。”彭时仰天立语曰：“两宫同尊，皇上之孝也。臣子所不敢不尊者，正为皇上全孝德耳。钱太后已无子，又谁利耶。有太祖、太宗之遗法在，又谁二耶。”夏时入请命，良久出，令草并尊诏。时复与贤议，特加正宫二字以别之。乃上后曰：慈懿皇太后。而上周后曰皇太后。

当是时，上方营裕陵，时与贤复疏营三圻以俟，而上不之许。成化四年，太后崩，复集廷臣议葬事。彭时首言：“梓宫当合葬裕陵，主庙，故制也，有何议。”夏时曰：“所议者，谓慈懿无子，损肢体，必难以入山林耳。”彭时曰：“慈懿母仪三十年，当先皇帝在时，未尝以损肢体无子违寝御也。夫先皇帝不异室，而为臣子者，反谓其难与同穴，吾未敢闻。况先皇帝遗命在耶，（原阙约四百余字）前既共所尊，而身后更同其享，此后祔冀观型所由起也。”疏入再下议。

吏部尚书李秉、礼部尚书姚夔、廷臣九十九人，皆议如时言，且曰：“万一大行皇太后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，不合葬同，安保后来无议改者。”上曰：“卿等言是也，但朕屡请皆未得，乖礼非孝，违亲亦非孝，卿等为朕图之。”明日詹事柯潜、给事魏元等疏上，又明日尚书姚夔等合疏上，皆执议如初。内旨犹



传别揆葬地，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华门候旨，自己至申。上谕群臣退，众叩首曰：“不得旨不退。”于是商辂刘定之等皆入内劝，上降旨如群臣议，群臣齐声呼万岁退。

七月丙子，上尊谥曰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。九月庚申裕陵，然犹异隧，去英宗元堂约数丈，中窒之而虚右圻。待周太后，则隧道通焉，且又不得与于奉先殿配祭。

弘治十七年，周太后崩。孝宗问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，出裕陵图指示曰：“此有二隧，然是隧中通，而是隧独否。此当日中官为之，外廷未晓也。朕见成化间有彭时、姚夔等疏，叹先朝大臣，为国如此，而犹有遗憾尔尔。”健迁等乃极言当时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。上曰：“当时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。司天诏上干陵堂，恐漏风气，故因循听之，朕今欲为之一决。”因以指画帛曰：“皇堂窒，天地闭。[叶音必列反]皇堂一通，风气流行。朕意既定，可无虑此。

”健等力赞之。他日御便殿问健等曰：“太后庙礼如何？”健等言：“二后自唐人始也，三后自宋人始也，汉以前一帝一后而已。曩者定义合配享，以孝庄太后居左。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，如唐宋故事，臣等以是不敢复请。”上曰：“二后已非，况三后乎？”迁曰：“彼三后者，谓一继立，一生母也。”上曰：“凡事须师古，太皇太后，鞠育朕躬，朕岂敢忘，顾私情耳。祖宗旧制，一帝一后。今设并，则改坏祖制，自朕始矣，不可。且卿辈尚不知奉先殿祭也。皇祖特座，一饭一匙而已。夫孝穆皇太后生朕，朕且设奉慈别祀之。今仁寿宫前殿宽，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，他日奉孝穆王太后于傍，岁时享祀，如太庙礼如何？”（原评曰：圣主举动可威。）东阳对曰：“陛下言是也。”上曰：“虽然，此大事须卿等确议。”时吴宽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，立议曰：“鲁颂姜原宫，春秋考仲子之宫，皆别庙也，汉唐亦然。自宋始祭，其礼已谬。然犹是诸帝继室，生前作配，非后世子孙所追尊者。惟李宸妃没，仁宗悲恸，乃为追。虽至情，然实非礼不足法。”上览议大喜。翼日，出奉先殿图示群臣，指仁寿宫前可庙处曰：“庙成，并迁孝穆太后于此。”皆对曰：“善。”再问再对，遂命为庙名。孝肃太皇太后殿在仁寿宫前，奉先殿西，其制中奉孝肃，左奉孝穆，中外称合礼。顷之，奏监天钦陵事岁向不利，内官监亦言英庙寝傍，难以轻动，竟不行。

上意终不已，就陵殿移英庙神座居中，孝庄居左，孝肃居右。

宪宗太后周氏，英宗妃也，昌平人。初入宫为贵嫔，正统十二年十月生太子，即宪宗也。天顺元年四月册为贵妃。八年正月，宪宗立，尊为皇太后，与慈懿并。

成化二十三年四月，上徽号曰圣慈仁寿皇太后。是年十月，孝宗即位，加尊为

太皇太后，而徽称如故。太后当宪宗时，宪宗孝，所以事养者备至，五日一朝，宴飧必躬亲。每出游，至尊必躬导宝輿。太后意所欲得，惟恐不得当。稍不豫，即忧疑见颜色。以故慈懿葬事独难太后，意久不能决。及孝宗入宫，纪太后暴死，惧罹不测，太后亲育之。饮食起居，必护视得以无恙，故孝宗之事太后，过于宪宗。日夕问寝膳，定省不辍。太后偶疡，孝宗夜吁天。适春郊当宴，以太后未安，诏罢。太后病已，特诏谕群臣谓：“畴昔宪宗，以天下养，克尽子道。今皇帝嗣位，实能绍述先志，奉养加厚。予偶婴疡疾，皇帝夜起吁天，为予请命。春郊罢宴，问视惟谨。顷者医药奏功，饮食如旧。以昔视今，父子一道。予甚嘉焉。”

又谓：“予感帝孝，以为天下物皆帝所有，无以报帝意。故托之语言，以彰圣德。”

（原评曰：孝宗实有可感语，亦淳切堪念。）且命副藏内阁，传之无穷。而上于是时，亦奉表称谢，一时中外称慈孝焉。

十一年十月，太后以清宁宫灾，迁居仁寿宫。越一年，清宁宫成，太后还居之。先是太后家以恩泽封者甚众，太后父能由庆云伯进侯，加太傅。及死，进赠宁国公，谥荣靖。弟寿嗣庆云侯，封长宁伯，寻加世袭。寿子璋瑾、瓚瑛、子塘晋皆授锦衣卫指挥，千百户。尝与张鹤龄忿争，哄闻上前，上以太后故不问。至是家有赐田，有司请厘正，上难之。太后闻曰：“奈何以我故，令皇帝不得守法。”使归田于官。而后有长弟名吉祥者，儿时好游，游即去其家。尔时太后未入宫也，久之不归，至天顺中为僧大觉寺，好游如故，昼游他所，夜即宿报国寺伽蓝殿中，太后亦忘之。报国寺者，都城宣武门外小寺也。太后夜忽梦伽蓝神来告妃“弟在我殿中宿，妃知之乎”？其夜英宗梦亦如之，醒而相语，初不信，遣小黄门物色之。至则小黄门见吉祥坦腹卧伽蓝殿中，遂拥以行，入白太后。

太后时为妃以告帝，帝召入大喜。使具言生平，太后泣下，因曰：“弟为僧，何如为皇亲耶？”吉祥曰：“为皇亲何如为僧。”（原评曰：其前后行径只此一语已了）乃遣还寺，厚赐之。宪宗嗣位，太后为拓报国寺，建大慈仁寺居之，赐庄田数百顷。其后寿与归所赐田，身后随见夺。而吉祥庄田藏寺中者，虽至今犹存焉。

弘治十七年三月，太后崩，议上尊谥曰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太皇太后。诏撰册，文未及上，孝宗寻与刘健、谢迁议立奉慈殿，别祀不庙。遂罢谥，仍称太皇太后，语在睿皇后记。嘉靖十五年，迁太后奉慈殿主与纪邵二太后主并祀于陵殿，不系睿纯别嫡庶云。

王皇妃，顺天人。与胡惠妃皆有宠，英宗遗命止宫妃殉葬。有云王妃他日宜合

葬，惠妃葬桃山，亦宜迁来。以下诸妃，皆任其年终，次第陪葬。其后惠妃仍葬桃山，诸妃皆别葬金山，然竟无殉者。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，其中所殉，惟宫人十数人。洪武三十一年七月，建文帝以张凤、李衡、赵福、张弼、汪宾、

孙瑞、王斌、杨忠、林良、李成、张敏、刘政由锦衣卫所试百户、散骑、带刀舍

人进为本所千百户，其官皆世袭。以诸人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，世所朝朝天女户者也。成祖以十六妃葬长陵，中有殉者。仁宗殉五妃，其余三妃以年终，别葬金山。兴熙元年七月，宣宗追谥皇庶母贵妃郭氏，谥恭肃；淑妃王氏，谥贞惠；丽妃王氏，谥惠安；顺妃谭氏，谥恭僖；充妃黄氏，谥恭靖；其郭妃、二王妃，即永乐二十三年十月所册立者。宣宗殉十妃。

宣德十年八月，英宗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，谥端靖；赵氏为贤妃，谥纯静；吴氏为惠妃，谥贞顺；焦氏为淑妃，谥庄静；曹氏为敬妃，谥庄顺；徐氏为顺妃，谥贞惠；袁氏为丽妃，谥恭定；诸氏为恭妃，谥贞静；李氏为充妃，谥恭顺；何氏为成妃，谥肃僖。其册辞曰：兹委身而蹈义，随龙馭以上宾，宜荐徽称，用彰节行。嗣后皆无殉，自英宗始，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，则天顺元年事，在遗诏前。

### ●卷三

〔景泰朝帝〕景皇后汪姓，顺天人，祖泉，金吾左卫指挥使，父瑛，中兵马指挥使，皆以后封故，进都督。正统十年八月，英宗选择王妃，得后而贤，册立之。十四年，英宗北狩，成王由监国即帝位，册为皇后。时京师新被鹵，凡死事及老弱杀伤者，暴骨满原野。后下懿旨，令官校掩埋，且劝帝设斋醮恤之。

第后无子，生二女。而次妃杭氏生一子，名见济。

景泰三年五月，将废英宗子宪宗为沂王，而立见济为皇太子。议定，后执不可，谓：“若此，恐碍监国名。夫犹是祖宗之天下，已代之为帝而反其子，让也。

让则公，公则贤名皆归之。”上怒曰：“谓见济非而子耶。”竟废英宗子立见济，并册见济母杭氏为后，而后竟废。礼部郎中章纶上弭灾疏，首请复中宫位号以正母仪。忤旨，榜掠几死。英宗复辟，仍令称王妃。会景帝晏驾，廷臣议王妃之殉，时杭氏先景帝崩。将及后，李贤曰：“景泰妃虽尝为后，然旋见幽抑，生亦何有恩而死殉之。且遗二女幼，可悯也。”上恻然曰：“卿言是。

”而宪宗时为太子，雅知后不欲废，已感后意。因言上，令他妃殉，迁后外王府，而留养二女于宫中。

当是时，钱皇后在宫，忧劳哭泣，日藉后，慰恤有如妯娌。而孝肃孙太后以母后ヒ赫顿失势，危疑见门阂。赖后事恭谨多保护，愿有以报后。至是后沦落，一兴一衰。因于后归国时流涕饮饯，凡在宫所有服御赏器及其故宫人，答应皆令随后迁外王府而。于是外王府所蓄与宫禁等。（原评曰：兴废情形，写得绵邈。）后既归，斋素事佛。每岁时令节，太后与后，犹必召入饮宴，叙家人礼。而二女稍长亦斋素，矢不下嫁。至宪宗强之，始嫁其一于郡马王宪。惟后父瑛于天顺改元，仍降都督为兵马指挥使。然亦随进为锦衣佾事，终后之世，皆无恙。

正德元年十二月死，寿八十。廷臣疑祭葬，王鏊曰：“葬以妃，祭以后。”遂用皇妃礼，合葬金山。明年上尊谥曰贞惠安和景皇后。后性本醇懿，然多执持不轻徇。英宗既复辟，尝入内帑检故物，问大监刘桓曰：“记有玉玲珑系腰，今何在？”桓言景帝尝取去，当在汪所。上遣使再三索，皆对以无有。左右劝后出还上，后不肯，既而语人曰：“是实有之，但景帝虽废，亦尝为天子七年，一腰系，何不可消受，乃迫取耶。且景之天下尚归之上，何有此数片玉。当上索时，吾实怒而投之井矣。”（原评曰：贤后此节尤不可少，旧本多删，句不合。）其执持如此。后有言后出携甚多者，英宗命检取，得银二十万，他物称是，则所蓄可知矣。后贤而寿，与景帝同齿，阅历数朝复位号。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，谥孝肃庙。至天顺初，革封号，迁主别室，其一子即怀献太子，早卒。

唐氏者，景帝妃，都督唐兴女也。以景泰七年进宫，八年封皇贵妃，宠幸冠后廷。尝乘马随帝游西苑，马惊妃堕，帝乃命中官刘茂，选御厩之最良者，日控习以待。天顺元年二月革封号。成王死，群臣议殉葬。及妃，妃无言，遂殉之，葬金山。

〔宪宗朝 成化〕宪宗废后吴氏，顺天人，天顺八年七月，册立为皇后。方宪宗居东宫时，有宫人甫笄，窃侍太子起居者，即万妃也。宠甚，多无礼，后立而恶之，摘其不法加杖焉。（原评曰：后能杖万妃，虽废何憾。旧史犹讳言，只称帝所宠宫人何威慑乃尔。）先是英宗择太子宫妃，有司以十二人进，英宗亲选得三人，一吴氏，一王氏，一柏氏也。三人皆留居宫中，而第王为首。会孝肃太后与英宗先后崩，宪宗不敢主，复奉太后旨，命礼部选择三人，选如故。而掌选者，为司礼牛玉，遂选立吴氏。至是宪宗怒，谓吴氏德不称，轻率好歌曲，不足母天下。且选立非先帝意，下掌选诏狱，重鞫之。词连后父俊及后弟雄。谓立后时，玉以王氏非已选，说太后更易，而雄俊父子遂赂玉。狱上，上乃白太后，敕谕中宫：“尔轻浮粗率，留心曲调，不足以敬承宗庙，表正闺闼。其上皇后册宝，退居别宫。”且下诏群臣：“朕仰遵凭几勉举大婚，时方在



疾，不忍闻命，矧敢知其事。特念皇后位重，当先帝临御，亲为朕简择贤淑。其时已定王氏，储俟及时。而太监牛玉，朦胧奏请易选吴氏。礼成之后，朕亲见举动轻率，德不称位。

因察其实，始知非预立者。用是不得已，请命母后。已废吴氏，闲住别宫。更册王氏，以仰承先帝遗意。”时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，乃敕与其弟雄同戍登州，而发牛玉孝陵种菜，闻者冤之。初典玺扃扃丞王纶者，侍宪宗东宫。侍读钱溥，尝教内书馆，纶受学焉。时尚宝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读，皆相狎。及英宗不预，溥意纶必入司礼，密遣奎通纶。纶因偕奎造溥宅，欢饮必竟夕。而大学士陈文者，居第与溥邻，每纶至，溥必邀文俱，而是夕独否，觐之，则屏人语选婚事，然未有属也。既而英宗崩，李贤当草诏，文掣贤笔曰：无庸有草之者矣，钱侍读与阉纶计且代公。贤颌之未发也。会英宗大殓，纶侍立，外衰而袭貂，上恶之。玉亦恐纶即柄用，遂悉数纶过，且发其通溥状。降纶南京闲住，而谪溥为顺德县知县，凡与通者皆得罪，玉势大振。至是倾玉者，亦互相根株，玉侄侍读牛纶，甥吏部员外郎孙琮皆革职。而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、王渊、朱宽、李翔、李钧等，复群起劾玉，词连李贤，谓贤与玉通。上重黜徽等乃罢。然两家倾陷者，皆借两后事抵，言词暧昧，多周章，而于是废立之势成，竟难挽焉。后退居西宫，适纪氏以怀妊故，惧万妃不测，居后宫傍。生孝宗，而后保护之备至。孝宗即位，念后恩命，服膳起居，一如母后礼，且将复后位号，而抑于孝贞，遂已之。时逻卒有捕后侄，盗幽宫宝器者，召问之。曰：“吴后自门隙投出，非盗也。”上怜之，置不问，且复官其侄锦衣卫百户。（原评曰：圣主举动可感，此当与神宗敕穆庙恭妃事参看。）正德中，后死，刘瑾欲焚尸以灭其迹，阁臣力持之，乃罢。既而议以妃礼葬。

王皇后，上元人，中军都督追赠阜国公王镇女也。英宗初择太子妃，以后与废后吴氏、柏氏留宫中，意属后。英宗崩，太监牛玉请太后册立吴氏，而后与柏居别宫。宪宗不悦，下牛玉诏狱，仍废吴后立后焉。时万妃有宠，吴后与妃不相中，因见废。后贤而有智，鉴吴氏，一以曲处之。尝游西苑，妃车先后行，岁时朝见，不执妃礼。昭德宫酝酿，每加于中宫。帝尝令妃戎服侍酒，使太监段英掌宫，后一无所忌。成化二十三年，孝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孝宗崩，后传谕内阁：“自古帝王能力孝行，竭事慈宫，如大行皇帝者，恐不多得。先生辈应定一佳谥传之。”故事上列帝谥，率上十六字，而未统以孝。惟孝宗独用为庙讳，感后旨云。弘治十八年，武宗即位，加尊太皇太后。正德五年，加上尊号曰慈圣康寿太皇太后。十三年二月，后崩，合葬茂陵。三月上尊谥曰孝贞庄懿恭靖仁慈钦天辅圣纯皇后，太庙。

孝穆纪太后者，宪宗妃，孝宗母也。贺人，本蛮土官女，成化中征蛮，太后在

俘中，久之，中宫人选，授女史。以警敏，俾守内藏。时万贵妃宠而妒，他妃幸上者，皆治使伤妊，即妊，百计使堕，由是他妃勿敢进。上尝行内藏，纪太后应对称上意，上悦之，就藏幸太后。万贵妃察知，恚甚，至不食，嘿俟数月，令婢钩治之。婢谬报曰病瘵，于是贵妃潜太后上前，谪居安乐堂。久之，孝宗生，太后使门监张敏溺焉。敏惊曰：“上未有子，今纵不敢使上知，顾奈何弃之。”

稍哺粉饵饴蜜，藏之他室。当是时，贵妃虽日伺，无所得。且甚秘，至五六岁，尚不敢剪其胎发，唯吴太后废居西内，近安乐，独往来知其事，时时就哺养，上不知也。他日上召张敏栉，照鉴叹曰：“冉冉矣，而无子。”敏伏地曰：“死罪，万岁见有子，何言无耶？”上叱安得有，敏伏地叩头曰：“有，只恐不能保耳，倘能保，子见在也。”上曰：“吾自能保之，顾安得有？有安在？”敏叩头言状，上急起入西内，令召见，使至安乐堂宣旨。后抱孝宗泣曰：“事已觉，吾无生矣！”

儿去，见黄袍有须者，儿父也。”乃为孝宗易衣，置小车中舁之行。既至，孝宗发被地，走入上怀，牵上衣。上顾视大喜，且泣下曰：“我子也，类我。”

（一云太监段英乘间为妃言，妃念已不复孕，乃启上召见，非是。原评曰：此段淋漓不必言，且亦仓卒处写得安洽。与他本所记召见处迥然不同。）

会其年五月，乾清宫灾，外廷忧上无继嗣者，稍稍见章奏。上乃使司礼监怀恩，出谓大学士商辂等曰：“主上有子六岁矣。”莫之知，因具道故，群臣闻之，皆大喜，即请为命名。拟上，不称旨，上自名之。于是后宫报有子者，相继至。

上乃移太后居永寿宫，数数召饮酒，甚欢。贵妃日夜泣怨曰：“群小无状，不使我知。”其六月，候上召太后饮，置毒酒中，暴死。上悲悼之，意贵妃而不敢言，赐谥恭恪庄僖淑妃。张敏惧，亦吞金死，孝宗竟立为太子。成化二十三年十月，孝宗嗣位，即以其年十二月，追封皇太后，谥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，迁葬茂陵，奉主奉慈殿。时贵妃已死，中外哗然，切指贵妃家。

监察御史曹等，请告贵妃罪于大行皇帝，斥其葬，削其谥号。孝宗不许曰：“何以妥先帝。”遂已。乃特遣太监蔡用之贺，求纪家，得纪父贵、纪祖旺兄弟二人以闻，上既悲伤念太后，闻得其家兄弟来，大喜。诏改名父贵为贵，授锦衣指挥同知。祖旺为旺，授指挥僉事。赐予金帛、第宅、庄田、奴婢不可胜计。追赠太后父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，媼为夫人，其曾祖、祖父亦如之。遣修太后先茔之在贺者，置守坟户，复其家，而其既以伪败也。先是太后在宫中，尝自语：世贺县姓纪亲族幼不能知也。太监郭鏞、陆愷皆闻之。愷故广西人姓李，蛮中纪与李同音，因妄称太后兄。

（一云愷故无为州巢县人，其时冒太后兄世，官锦衣百户）遥曠镇守两广，太监为访其族来，而族虚无人，唯愷女兄夫韦父成者出冒之。有司遂待父成以戚畹，名所居里曰迎恩里。于是贵旺者谋曰：“父成本韦氏，而犹冒焉，况我姓李。”

因诈为宗系，上有司，有司莫辨也。既而父成诣阙争，听者逐父成，而仍不能察贵旺是否。及上使使者，修治后先莹。蛮人凡姓李者，皆自称太后家，数辈见使者，使者讶之。谓纪也而李。及还，奏贵旺不实。上复遣给事中孙圭、御史滕、间行连贺间访之。圭微服入豸豸童中，察得其伪状。归奏上，谪罪镛等，而戍贵旺边海。于是数求太后家，竟不得。弘治三年八月庚寅，礼部尚书耿裕奏曰：“臣伏见陛下追念太后，深渭阳之思，重力微之痛。（魏书力微无舅家）使者数辈相访，见似而喜，上圣之降恩，昊天之感也。但粤西当大征之后，人民奔窜，岁月悠远，踪迹难明。陛下求之益勤，恐天下凿空以应陛下者益巧。昔者孝慈高皇后寻求家族，久不克获，乃立庙宿州，春秋祭祀，以表霜露。今纪太后幼离西粤，宾天已久，连贺非徐宿中原之地，嫔宫无母后正位之年。陛下风木虽悲，访询虽切，安能得其要领，获其疏属哉。臣愚谓可仿徐王故事，定拟太后父母封号，立祠桂林，春秋致祭，必有在天之灵，来歆明祀者。”上曰：“孝穆皇太后早弃朕躬，每一思念，焉如割。向谓宗亲尚可旁求，宁受百欺，冀获一是。

卿等谓岁久无从物色，请加封立庙，以追慰圣母地下之孝，朕虚有此心，终天痛之。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，推诚宣力，武臣特进先禄大夫柱国庆元伯。谥端僖后母伯夫人。”有司立祠桂林府，岁岁祀。大学士尹直撰哀册，有“睹汉家尧母之门，增宋室仁宗之恻”二语，上燕闲念诵，辄流涕。

邵贵妃者，昌化人，兴献王母也，父林，淘沙军。杭俗军卫，多贫人无业，取民屋，傍沙淘之，得金以易食，他人则否。后凡淘沙者，即非军，亦皆以军名之。（一作妃兵家女，年十四，聘者七人辄死，有指挥聘之，已上马矣，堕而死。

其父充漕，卒携妃至京。）生一女，鬻于杭镇守太监。太监爱其慧，为授书，读唐诗，诗余数千首。稍长，有容色知礼，太监携还京。会中宫选掌礼嫔妃，应选。

时万妃妒甚，妃托微疾居外宫未进也。偶夜坐自咏所制红药诗，宪宗过闻之大喜，遂召幸。（原评曰：今人见此，必以为小说家言矣。红药一本作红叶。）成化十二年册为宸妃，二十三年进贵妃。生三子，一兴王杭，一岐王榆，一雍王标，兴王即睿宗也。兴王之国，妃不得从。兴王作思亲诗上妃，妃答之。

正德十四年，世宗继大统，妃老矣。尚在宫，目盲，喜其孙为皇帝，摸世宗身



顶至踵。乃推本所生，越旧制进称皇太后。嘉靖元年三月壬戌，颁诏曰：“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，尊亲之礼，其来远矣。朕祖母邵氏，圣善慈仁，静专明哲。克事宪祖，赞理内政。燕兆祥，泽隆启祐，浚发庆源，若斯之远。而徽号未加，朕甚恚焉。”其尊称曰寿安皇太后，大赦。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为林治坟西湖，费可十余万，名邵皇亲坟，杭人讹呼为邵王坟。是年八月，上选婚。初传昭圣皇太后懿旨。昭圣者，孝宗张皇后也。既而谕内阁候寿安皇太后旨行。大学士杨廷和等再疏言，事不归一，无以昭示中外，仍改传奉昭圣旨。十一月，太后崩，卜葬椽子岭。世宗欲葬茂林下。廷臣集议，礼部尚书毛澄等知上意所在，不敢争。

杨廷和言：“宋宁宗欲孝宗于裕思诸陵，朱熹以为祖陵不当数兴工作，惊神灵。

今寿安于茂陵，不几惊宪祖灵乎？如原议便。”上犹豫未决，后用工部侍郎贾咏奏，卒合葬茂陵。明年上尊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太皇太后，别祀奉慈殿，尊迁主陵庙，改称皇后。即孝肃、孝穆亦如之，皆前此未有者。太后尝曰：“女子入宫无生人乐，饮食起居，皆不得自如，如幽系然。以后选女入宫，毋下江南，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。”江南人家，亦幸无以丐恩泽送女子入宫，当时皆以为良言。太后侄喜，既为昌化伯，一年卒。于兰嗣，五年又卒。无嗣，其族人争袭。下吏部，会郭勋、张璠、方献夫、胡世宁、李承勋议，世勋议曰：“皇上必嗣邵氏封者。推皇考所自于皇太后，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。与其族氏子姓，可谓远矣。今皇太子子孙，不幸皆绝。而争祀者，又世次不明。诚恐赐之一门之爵，反渎其百代之宗。祚祀不享，弥滋贸乱。莫若留封爵量加恩泽，不报。”久之，特降旨，令其族人杰嗣伯。又久之，革去。其后族人贫，毁邵王坟，拆其石，卖官筑湖塘焉。

万妃，青州诸城人。父贵，为本县椽史，以坐法谪居霸州。妃生四岁，选入掖廷，为圣烈孙太后宫人。及笄而妍，充小答应给事仁寿宫。宪宗为太子时，见而悦之。因窃侍太子，旋命司秩，改侍太子宫有日矣。及即位，吴后初立，犹以宫人礼视之，加扑责。吴后废，王皇后继立，鉴吴后事，每损意优容之。妃亦警敏，故善迎帝后意，且笼络诸嫔御，诸嫔御畏之，无敢忤者。上尝游幸诸宫，必令妃裤褶为前驱。猥褻备至，然犹未立为贵妃也。成化二年正月，生皇第一子，上大喜，为遣中使四出祈诸山川之神，三月封贵妃。既而皇子死，妃亦自是不再娠，于是大冒忌，绝嫔御进幸。即偶有进幸者，必药之，堕其胎，且有从是死者。柏贤妃生悼恭太子，暴卒。即孝宗之生，顶上有寸许无发，皆药所中也。

时中外汹汹，皆知妃无状，上将乏嗣，将忧之。言者每劝上溥恩泽，广御幸



，然未敢显言妃之妒也。砾事中李森言及之，而妃宠益甚。初居昭德宫，后复移安喜宫，进封皇妃，服用器物，每侈僭在中宫上。会彗星见，六科给事魏元等上疏曰：“窃见春来，灾异叠仍。近者彗星又见东方，光侵台垣，此皆阴阳相薄之所致也。臣闻阴阳分政，不可参贰。顷传中宫、昭德，彼此相亢，一若有参贰之者。”

曩者大学士彭时、礼部尚书姚夔每以为言，陛下谓：“此系内事，朕自处置。”臣等闻命以来，屏息倾听，将半年矣，而处置未闻。（原评曰：彭姚二公疏谏不另出，附见于此，此亦作法。）但传尚食所司昭德进饌，不减中宫。夫宫墙虽深，视听甚近。衽席虽微，悬象甚著。陛下富有春秋，震位甚阙。岂可以宫庙社稷之大，听其蛊蔽而不思‘固国本、安民心’哉。”不听，妃益骄恣。凡四方所进献，珍异奇巧必归之妃。中官即用事，稍忤妃，立见斥逐。妃所亲幸者，出外镇守如钱能、覃勤、汪直、梁芳、韦兴辈，皆假贡献科民财，中外骚扰。至为妃求福，凡一切祠庙宫观斋醮忏礼之费，竭水衡输之，宫中币藏为之一空。上尝指语芳、兴曰：“币藏之空，由汝二人，汝知之乎？”兴惧不敢言，芳仰言曰：“臣为陛下造齐天之福，何为藏空。”即以所建祠宇历数之。上曰：“我或恕汝，恐后人无汝恕者，盖指东宫也。”芳等退而惧。时上方钟爱兴王，或为芳等谋曰：“不如语昭德，劝上易之，立兴王。是昭德无子而有子，兴王无国而有国。如此则共保富贵无已，岂直免祸哉！”然之，言于妃。先是东宫生母死，孝肃皇太后养之，每嘱之曰：“贵妃召尔食，勿食也。”既而妃进太子羹，太子却之，曰：“疑有毒。”不食。妃恚曰：“是儿数岁，即如是，他日鱼肉我矣。”气愤不能语，至是力劝上易储。会泰山震，台官奏东朝有戒心。上览奏，悟曰：“天意也。”事遂寝。

二十三年春，上郊天大雾，人皆讶之。明日庆成宴罢，上还宫，忽报责妃死。妃体肥，是日以拂子捽宫人，怒甚中痰死。上闻报怆然曰：“万使上去，吾亦安能久矣。”为辍朝七日，谥曰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，葬天寿山。初妃父贵，以兵马指挥使进都督同知，兄通，锦衣卫都指挥使。通妻王氏出入掖庭，大学士万安呼“丘嫂”，每邀之来家，敬礼之。朝士幸进者，争趋通门。弘治初，言者藉藉，御史曹请削妃谥号，而鱼台县县丞徐瑛请籍万氏家。穷治纪太后暴死状，孝宗不从，遂已。语具纪太后记。

#### ●卷四

〔孝宗朝 弘治〕张皇后，孝宗后也。兴济人，父峦，母金夫人梦月入怀，生后。后当适人，其所当适者，忽大病。及选为太子妃，则前所当适者病已。孝宗即位，立为后。笃爱，宫中同起居，无所别宠，有如民间伉俪然者。峦自都督同知封寿宁伯，其卒也，加赠昌国公，子鹤龄嗣，而鹤龄弟延龄亦从都督同知

，进封建昌伯并加保傅。其他群从以后故，受中书舍人及锦衣百户诸官者不可胜数。

帝又为后立家庙于兴济，土木闳丽。明世外戚之盛，无过张氏者。后知大体，不干预政事，而外家稍盛，多侧目，帝阴为之解。山东副使杨茂元，以河决论事，言水阴象失职以后故。后怒甚，必杀茂元。上为后徼茂元至，薄谪之。而御史胡献论延龄、鹤龄上，下之狱竟解。户部主事李梦阳言二龄，二龄奏梦阳谤讪母后当斩。金夫人入泣诉上，下梦阳诏狱。他日上与后夜游南宫，二龄侍酒半，上召鹤膝前解之曰：“毋使我以外戚杀谏臣。”鹤龄免冠谢，乃已。帝之所以内应后而外处群臣若此。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炜。至武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正德五年，加慈圣皇太后。武宗崩，太后委政杨廷和，散豹房，收江彬、神周下狱，罢威武团练官军，革皇校，而遣各边镇守。太监之在京者，凡喇嘛、哈密诸属国留侍者，皆使还国。一切政务皆整饬储备，以待世宗。世宗入嗣，加称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。已而复进圣帝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。上初母太后已用璵议，母本生太后，而以后为皇伯母，居仁寿宫。

十五年，进昭圣恭安康惠慈寿皇太后。二十年八月辛巳崩，谥曰孝康靖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，合葬泰陵，主庙。后正位中宫，侍孝宗者十八年，历武宗朝为太后十六年，及世宗嗣位，又二十年。其长年享尊，宫中比之孝诚张太后。独太后定策，迎立世宗，而世宗事之不以礼。

初兴国太后迎入宫，后尚以藩妃相视，稍抑之。及上入朝后，后颇倨，上以此衔后。当大婚时初传昭圣旨，而即以寿安易之。及三年二月，兴国太后诞期，敕命妇朝贺。燕贻倍常，至后诞，独免贺。修撰舒芬具疏言：“昭圣诞节，乃陛下承欢之会。所当聚天下欢心，以奉事其亲者也。今处传免贺，远近惊疑。宜别降纶音，以彰至孝。”敕夺俸三月。御史朱浙言：“昭圣手携神器，亲授陛下母子至恩，天日昭见，幸值千秋，义应请贺。纵母后固辞，陛下犹宜敦请，岂可以传免之旨，出自陛下。”命建诏狱。又御史马明衡言：“暂免朝贺，在平时则可。

当此议礼纷更之时，忽闻报罢，安得无疑。使此旨出自太后，则必有因事拂郁，生今昔之感，此不可不有以慰之。若出圣意，则母后在宫，恩同一体。岂可以本生嗣统分等杀哉。”下北镇抚拷讯。已而御史陈逅季木、员外郎林惟聪又言：“陛下以宫闈之故，罢及言官。其于本生正统之义，轩轻已极。忠臣义士，尚敢慷慨言天下事乎。”并逮讯之。会后递延龄为人上变以杀人谋逆坐族诛，（原评曰：世宗隐仁，大不可问。此篇芝芝具良史笔意）刑部尚书聂贤覆言：“无左证，即有谋，亦未成。”世宗怒曰：“论谋逆者，谋不谋耳。以成否耶？”诘责贤等使急促穷治，太后惶恐无所出。会哀冲太子生，太后请入贺。

上知太后欲有言，谢不见。太后使人请，亦不许。阁臣张孚敬乃上奏曰：“延龄，过恶有之，顾实未反。且孝宗皇帝，献皇帝兄也。延龄其懿亲，陛下宜推献皇帝友爱之情，以全椒房之义，毋伤伯母心。”世宗降手书曰：“亲不过同姓。同姓为逆，其能免乎？”

天下者，高皇帝天下，孝宗皇帝守高皇帝之法者。卿虑伤皇伯母心，亦虑伤高孝二庙心耶。”孚敬复奏曰：“臣何敢为延龄游说，但臣受恩重，不敢不对。当陛下嗣统时，昭圣太后欲子陛下。在朝诸臣，亦曾多设谬妄惑误太后。陛下独用臣言，排破众议，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，然而朝士归过陛下，至今未已。兹者延龄被罪，大小臣工，嘿无一言。岂以为延龄果可诛，太后不足顾哉？诚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，以深陛下之过耳。夫谋逆之罪，灭人种类。必欲成狱，当坐族诛。

昭圣皇太后，独非张氏人乎？臣又不审陛下可以处此。”世宗乃第坐延龄杀人罪绞，降鹤龄南京锦衣卫指挥。会冬月虑囚，上欲即诛之，令考问汉薄昭故事，孚敬又奏曰：“明律：皇家袒免以上亲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缙麻以上亲，皇后小工以上亲，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，犯罪当议，公侯誓券有免死文。延龄戚，则皇太后亲也，爵则侯也，宜缓与否，似应议。”上曰：“且为卿已。”既有男子班明者，奏鹤龄私通益庄王，造符咒压帝星。上逮鹤龄道死。而市人刘东山者，阴贼人也。以他事系狱，与延龄居。延龄久系怨望，时采扩故事写成帙，题其端曰“君道不明”，东山窃取之。他日，牢吏弛延龄钳，系继东山。东山不受继，吏笞焉。东山忿，因挟延龄手书上奏。奏及吏，上复大怒曰：“死革无君果矣。”

召赦东山，加延龄罪斩，而罚诸刑部官前后弛系者。东山出，益伪张疏草，持喝延龄家。日鲜衣怒马，恣行长安中，百官畏之。大学士夏言曰：“谁能治此。”

御史陈让曰：“让能。”一日东山怨其父，弯弓射之不中。父告让，让穷捕东山。

东山急，反诬让诸子与延龄通，并为压星图压镇圣母皇上。其图凡五十，向年班明所言皆实。延龄家人往来仁寿宫，盗内藏，伺上动静，皆御史让阴主之。上大怒，逮让等与延龄俱移系诏狱。东山因益株引所不快，定国、京山诸公侯俱坐系。

太后至衣敝襦席藁为延龄请，上犹不许。陈让从狱中上书曰：“东山等结构奸党，渎毁圣躬，妄连宫禁。陛下有帝尧既睦之德，而东山敢言汉武巫蛊之祸。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，而东山敢言暴秦迁母之事。若复赦不诛，则将睚眦杀人如郭解，离间骨肉如江充矣。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，而可以预人家国事者，唯

陛下详察。”

书奏不省，会按诏狱者指挥王佐，谬与东山知。次第舌之得其情，牒上反坐。

乃始械死东山，出让等，而延龄竟长系不释。暨后崩，而延龄诛矣。始恋故宦族乡，贡入太学。父为夔州守有声。从兄歧为都御史负侃侃名。独二龄以外戚故，堕其家，闻者悲之。

沈氏选侍名莲，乌程人，昭庆富民沈秀后也。秀行万三，洪武初徙家云南，而其族仍留乌程。父廷礼，仕于朝。弘治初被选入掖庭，孝宗试选女知书者，命为守宫论，氏援笔立成。其发端曰：甚矣，秦之无道也，宫何必守哉。孝宗悦，擢居第一，使给事御前，赐名曰女学士。弟溥举人，官通判，氏有《寄弟试春官》诗，传于外。郑金莲者，初名王女儿，武城中卫军卒郑旺女也。幼鬻之高通政家，因采入内。备选侍，得侍上寝。其后迁周太后宫，侍太后，名郑金莲，宫中有讹言皇太子为郑金莲生者。时皇太子已册立，会金莲父旺，阴结内使刘山，求自通。

山遂与言若女郑金莲，即皇太子母也，在周太后宫，汝何不潜发其事，而受尊享焉。旺闻之大喜，遂稍稍播其语。语闻孝宗，孝宗怒，砾山于市，并论旺死罪，寻赦免。至武宗嗣位，旺悻悻，以为及今不即发，则何待矣。乃仍为浮言如初，而市侩王玺覬与旺共厚利，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，玺密携旺潜入东安门。

喧言国母郑娘娘幽居太后宫若干年矣，欲面见皇上，有所奏。东厂执以闻，下刑部讯，无实。拟妖言律，两人不肯伏。大理寺驳讞者再，乃具狱诬罔议如山例，置极刑，郑金莲不罪。

〔武宗朝 正德〕夏皇后，大兴人，（一作上元误，考实录，作大兴当是）武宗后也。正德元年，册立。其父儒，初授锦衣卫指挥，寻升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。时监察御史杜上言：“人君处贵戚，患在不教，盖其人多起侧微。一旦姻连帝室，非乞田请爵，则侵官罔利。以所与居者，非端谨之士，未尝闻礼义之训故也。都督同知夏儒，以后父得飨殊锡，恐骄侈易成，罪必至。宜慎选儒生，俾为师友。”吏部议如言。乃选老成端洁堪为师友者一人，授以训导之职，令为儒讲学，未几封儒庆阳伯。寻卒，后以世宗即位岁，上尊号曰皇嫂庄肃皇后。

十四年崩，礼部上丧仪，请上素服冠经带举哀，臣民二十日如礼。上曰：“嫂叔无服，又两宫在上，朕服青足矣。臣民则如母后服耳。”礼部尚书夏言谓皇上以嫂叔绝服，则群臣不敢素服见皇上。请暂罢朝参，许之。既而下群臣议谥。



故事凡帝后谥并用十二字，至是大学士张孚敬持异议曰：“大行皇后，皇上嫂也，与累朝元后异谥，宜用二字或四字。”大学士李时曰：“当用八字。”而都御史王廷相曰：“均帝后也，何殊之有。”夏言集上其议，因奏：“古人尚质，谥法简。今以渐而增，非独饰微，抑亦臣子之情矣。夫少可多，多不可少。大行皇后谥，其于皇上服制有无。名分尊卑，固不相涉。惟是帝后媲美，妻以夫尊。今列圣元后皆用一十二字，而独于大行皇后谥文减损，迹涉降杀。二四与八，与礼无据。不如仍用十二字为当。”上曰：“朕，昔在藩臣子也，今则无事嫂如母后之义。且两宫在上，昭圣皇太后于皇嫂实压母道不便。”其再议，礼部请如孚敬言用二字，上曰：“其用六字数既半，合阴焉。”于是上谥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。

十五年上忽曰：“字不备，不称配武宗。”加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，十二字如故。

沈贤妃、吴德妃、皆武宗妃也。贤妃父传，德妃父让，皆以妃贵授指挥僉事。故事选后，以二女陪选。正德改元，上大婚，二妃陪后进慈圣太后，即命封为妃。

越一月，命礼官上册妃议，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。预命鸿胪寺官设立册案、彩舆，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，锦衣卫设鹵簿法驾。上御华盖殿，皮弁升座，传制。执事官举节册由殿左门出，正副二使跪受制。制曰：正统元年九月初七日，皇帝册沈氏为贤妃，吴氏为德妃，卿等其持节行礼。于是执事官举册置彩舆中，盖用黄，鼓乐，至右顺门，正使持节，副使捧册，北向授内官。内官赉之由正门入，诣二妃所。二妃礼服护以扇，宫人随者各擎执迎节册入，拜受之。女官宣册授二妃，而以节授内官赉之。出右顺门授使，使持复节命。于是二妃谒奉先、奉慈二殿几筵，诣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两宫行礼。还内殿，上皮弁。皇后具礼服，升座。女官导二妃诣前行礼，礼毕还宫。方是时，二妃固嫔礼，当太后意。而上甫亲政，尽宗庙之敬，动合矩度，一时宫中皆称之。（原评曰：带叙带议皆见笔法，旧于此处全不晓。且上详叙册礼处，旧俱不备。且而赐后家及二妃家各给庄田若干顷。时奸民投献者，咸谓近畿土地腴利饶当佃诸近畿，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。至嘉靖改元，奸民觐世宗意薄，无复旧戚恩，遂嗾之上诉，而庄田尽除。

王妃，顺天人，能诗工笔札，以才色为武帝所幸。尝侍上幸蓟州温泉，命妃为诗，妃手自书之，刻于石。（附诗：塞外风霜冻异常，水池何事暖如汤。溶溶一派流今古，不为人间洗冷肠。）

马氏，马昂妹，豹房供奉女也。美而艳，江彬白之上。时已适毕指挥，有娠，（宁庶人伪檄称马指挥妻，非是。）上令中使召迎之至豹房。马氏善骑射

，解于阆龟兹诸乐，能道番语。遂绝幸，封兄昂右军都督。马氏一门无大小，皆赐蟒衣。

内庭中官，皆呼昂为舅。赐第太平仓东。上尝从数骑过饮其第，六科都给事中吕经等言：“近闻闲住将官马昂，献其有孕女弟辄见狎爱，且睹内降已超授昂右军都督，臣等惶惧，不知所为。夫以失身之妇，而宠夺宫闱，必其人之有异耳。夫天生尤物，乱人视听。苟非德盛，鲜不及祸，况其身已失也。今昂及子弟，出入禁闼。杨钊之宠，重见今日。昔者王氏封侯，黄雾四塞。昂今拜官，异亦若是。

恐失今不治，渐致难测。伏乞诛昂，并斥孕妇，以远祸水。”御史徐文华亦言：“中人之家，尚耻再醮之妇。以万乘之尊而顾有是，谁为陛下进此者，罪可族也。

窃料其荧惑圣听，不过曰‘是姬殊色多技能，而又宜子’。陛下悦彼甘言，误蒙宠纳。已婚未婚，有身无身，皆所不计。万一防杜疏阔，而不韦、李园之徒，抵隙以进，所系岂细故哉。且陛下降等威，削尊严，与昂兄弟子侄服共坐，或共卧起，赏赉无章。幸臣皆降礼而莫敢抗，其权宠可知矣。马姬专宠于内，昂等擅权于外，欲祸机不发，得耶？”俱不报。未几六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又言：“马昂进纳孕妇，臣等已疏谕，迄今再旬，未蒙进止。岂陛下之意，将为其有身讳与。

秦以吕易嬴而嬴亡，晋以牛易马而马灭。彼二君者，特不知而堕其计耳。今陛下知之而复为之，何也？万或陛下急于宗嗣，踪迹暧昧，真伪未明，言之咋舌。宜立赐裁决，早绝觊望。”御史程起充等又言：“内宠为嬖，是谓女戎。外宠为幸，是谓男戎。妹喜伐夏，妲己伐商，褒姒伐周，此女戎也。莽卓伐汉，贾赵伐晋，安史伐唐，此男戎也。夫兵戈之显伐易知，而中之伏机难测。马昂兄妹，宠擅后宫。子侄无赖，杂处中禁。臣等昧死有言，未蒙圣断。夫昂本骄淫暴横，而济之以奸。马姬柔佞多能，而济之以媚。是兼内外之戎于一家，积夏、商、周、汉、晋、唐之患于一时也。”复不报。后上幸昂第，酒酣召昂妾，昂忤上旨。上怒起，昂惧，乃谢病归。既后得刘美人，而马氏宠衰。刘美人，亦称刘夫人，太原民刘良之女，（世称美人名良女，非是）晋王府乐户杨腾名下妓也。正德十二年，上幸大同，驻蹕偏头关，遍索女乐于太原。美人偕众妓杂进，上遥见美人，悦其色。及聆讴，大喜。遂从榆林还，再召之，载以归，命为美人，大见宠幸。初居豹房，后渐入西内专寝。饮食起居，必与偕，言事辄听。左右或触上怒，阴求之，辄一笑而解。江彬诸近幸，虽甚贵倨，见必触首，以母事之。呼之曰刘娘娘。后上将南征，阴移美人至潞河，约驾先发，而随以他舟迎美人。美人脱一簪赠上行，且以为信，曰：见簪而后赴

。上藏簪衣间，过芦沟，驰马失簪。大索数日不获去。及至临清州，上遣中使召美人，美人辞曰：“不见簪非信，不敢赴。”上乃独乘舸昼夜行，傍徨至张家湾亲迎美人，载而南。

（原评曰：此千载韵事，且出自《实录》，而旧史以异词讳之，殊不必然。）当上发临清时仓卒，内外从官无知者。既而有数人追及之，亦寥甚。民船争榜，见上舟，不能避，抵触讥诃。湖广参议杜文缵，卫上舟过，怒止之，入其舟，夺一妾行。及上至扬州，每以数骑猎扬州城西，止宿上方寺。后遂无厌，屡出猎，驰突不测，美人谏乃止。时又称为夫人，自上方寺至南京所临寺观，幡旌锦绣，梵贝夹册。有为上所锡赉者，悉署上与夫人刘氏名字其上。正德十六年，世宗入嗣，用南绝事王纪言，以为至尊别号，启侮，不可示天下后世。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驾所临驿置寺观有书“威武将军镇国总督及夫人刘氏”名者，悉令撤去。

浣衣王满堂者，霸州民王智女也。以丽色，尝与选嫔宫。既而罢归，耻不肯适人。又时时感异梦，谓必有赵万兴者来聘，当许之，其人贵不可言。里中僧出入智家，知其梦，间以语人。道士段牟长挟妖术闻之，遂潜易姓名，且赂僧，使僧先一日谓智家曰：“尔家明日当有大贵人至。”诘旦牟长至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我赵万兴也。”智家欢呼罗拜之，遂妻以满堂。牟长乃出妖书转相煽乱，愚民既神其梦。及见书大信，从之者日益众。牟长畏事漏，携满堂逃之岷阳，既而岷阳人亦信之。有峒县儒生潘依道、孙爵杖策至，阴受其术，时背人行主臣礼。于是牟长遂替号，改元大顺平定，往来牛兰、神仙二山间。久之，牟长出行新城，民掩获牟长，并得其妖书。抚按以闻，诏释愚民之从者，独斩牟长与依道、爵三人西市。乃特降中旨，令勿杀满堂，没入之，以官奴送浣衣局，既而召入侍豹房，大幸。世宗嗣位，复出浣衣局。人谓之王浣衣云。

## ●卷五

〔世宗朝 嘉靖〕兴王妃蒋氏，世宗母也。其先徐州人，以尺籍隶京师，父效，初授兵马指挥使，嘉靖间追赠玉田伯。生妃，通诗书，尝著《女训》十二篇。

弘治五年，册为兴王妃。生二子，长岳王厚熙，次即世宗也。兴王死，妃居邸一年，世宗入继大统即位，甫三日，即奉笺诣藩邸迎妃，而令廷臣议推尊礼。廷臣举大义谓：“宜考孝宗而称兴王为皇叔父，妃为皇叔母。”议三上不允。时妃已迎至通州，闻称皇叔母，大恚，曰：“安得以我子谓他人母乎？”不肯入，上闻之，启慈寿太后，愿奉母归藩。而进士张璁者，逆上意，谓：“宜考兴王而母太妃。”上大喜，乃始迎妃来。将入宫，礼臣具仪注，谓：“当由崇文门进东安门，皇帝出东华门迎而入。”不许。再议：“自正阳门进大明门

，承天端门、午门之东从王门入。”又不许。崇文门，京师东门也。正阳门者，正门也，御道在焉。王门，诸王所出入门也。上曰：“圣母当从御道入朝太庙。”于是群臣相顾，争谓“王妃无谒庙礼。”不听。又谓“当具诸王妃仪仗。”不听。乃尊称兴献太后，具太后车服仪仗，竟以太后从正阳门直入，谒奉先殿，不庙见。顷之，加称兴献皇太后。群臣又力争，谓“称皇非是。”大学士杨廷和至辞位去。不听。会清宁宫旁室灾，论者谓“议礼所致”，乃姑称兴国太后，然非上意也。越三年，上尊号曰本生章圣皇太后。当是时，张璪、桂萼等揣上意有在，益任情与群臣辨，谓“上宜考兴献帝，而母兴献后，去本生二字乃成礼。”上是之。遂以是年秋，尊妃为圣母章圣太后，去本生二字。

（原评曰：此篇以逐节反覆为章法。）

五年，为兴王作世庙成，奉妃入谒庙。大学士石瑶等力争之。不听。七年，加尊称曰慈仁。九年，颁所制《女训》于天下。十五年，四郊庙享礼成，加尊称曰庆静贞寿。九月，奉妃谒天寿山七陵，又谒恭让章太后及景帝后陵。十六年，奉妃幸金山，命诸臣进贺行殿。十七年九月，奉妃居慈宁宫。十二月癸卯崩，谕礼、工二部曰：“朕皇考献皇帝陵，远在承天。升遐之日，尚以诸王礼葬。藩卫浅薄，堂隧狭隘。比者展视山陵于成祖长陵之北，得支山曰大峪，林岗郁衍，实为吉丘。欲起逆梓宫，迁于此，朕不敢专，卜告于皇祖。”既得吉卜，二三勋辅近臣咸赞曰：“宜尔郡臣其择期襄事。”又谕曰：“圣母升遐，山陵为重。”

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顶建显陵，于是以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为奉迎行礼使，兵部尚书张瓚为礼仪护行使，太监鲍忠为奉侍官，指挥赵俊为吉凶仪仗官，又赖太师翊国公郭勋知圣母山陵事。上亲幸大峪视之，忽谕曰：“献皇帝体魄藏显陵者二十年，北迁遥远，大不宁于朕心，朕将奉慈宫南诣合葬。”其议以闻，于是礼臣严嵩等议谓：“灵驾北来，慈宫南举，共一举也。而春秋享祀，远近迥殊，如初议便。”上曰：“孰谓四海非王土欤，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。”因止崔元等毋行，第令赵俊往顺天启视元宫，乃上太后尊谥曰孝慈贞顺仁敬诚一步天诞圣献皇后。

明年赵俊还，谓显陵不吉，上乃议南巡。九卿大臣许贤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谏。不听。已而侍郎吕楠、给事中曾挺、御史刘贤、郎中岳伦皆相继谏。不听。已而太学生陈良鼎上书谏。不听。良鼎下诏狱。上乃至承天作新宫，虚其一以待合葬。工竣，归过庆都，御史谢少南言庆都有尧母墓，佚于祀典，请祀之。

上忽曰：“帝尧母有墓，洵乎！合葬非古也。”即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，更议圣母，葬大峪山。四月，上躬谒长陵，忽召礼臣严嵩曰：“大峪



山何如？纯德山耶。”仍命崔元护樟宫南。七月合葬显陵，主睿宗庙。

陈皇后，元城人。少与诸女掷钱戏，钱四侧。既长，绍圣张太后为世宗选婚，台官言“大名有佳气。”得后迎入宫。嘉靖元年册为后，授后父万言都督同知，赐第西安门外。工部尚书赵璜言：“西安门近宫，治万言第，请毋过高广。”上怒，逮营膳郎中叶宽、员外郎翟下狱，而封万言泰和伯，给世券。既而万言侵牟其县民，县令张好古执万言家人杖之，好古亦下狱。时上方议礼，以为礼始自宫闈。每诵关雎讲教化，（原评曰：先入此数语史笔）值上与后坐，张文二妃者尝茗，上循视其手。后恚，投杯起。上大怒，后以惊悸忽堕妊，既而崩。当堕妊时，万言乞妻入视，上以非祖制，不许。至是议丧礼，欲从杀，因裁礼官所上仪注：上玄冠素衣，十二日更浅色衣，听政西角门，朝两宫，则具如常服。百官三日临，丧服十二日，朝则玄冠素衣，通二十七日除。阁臣张璠执不可，请上素衣带十二月，乃更服玄冠素衣。百官则素衣带侍西角门，通二十七日除。上曰：“不如朕言，朕且以九日除矣。”璠曰：“不然。天子与后，犹父与母。春秋天王岁有三年之丧二焉，为后也。古人服妻三，后世易以期，期之丧，诸侯绝旁期也。妻之丧，正期也，日易月杀矣。杀之九月后，若有杀者，则将无也。且宁忍臣子不终君母之服者？”上曰：“以上有两宫皇太后故也。”终不听。

既而詹事霍韬奏曰：“今百官有妻之丧，不当公。古人父在丧母，仗不上于堂，避尊也。臣请陛下玄冠素衣，御西角门十日，即玄冠玄裳，御奉天门。百官朝则玄冠玄裳，退则素，二十七日除。谓夫陛下二十七日，皆御西角门，则无辨于大丧也。百官素衣朝中门，则礼不肃敬也。陛下即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门者，当阳之义也，犹之百官有妻之丧不当公也。百官退而素不敢见陛下，避尊之义也。

犹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。庶几变于礼者之礼也。”上可其奏，乃谥曰悼灵皇后，以其年别葬之天寿山澳儿峪。葬之日，出梓宫王门罢辞祖礼，百官一日临。都给事王汝梅谏。不听。十五年，礼部尚书夏言议谓：“先皇后正位中宫，母仪天下者七年。天崩谥悼，虽侔古法，而灵义有六，并非美称。请下翰林更谥。”上意既久释，乃改谥曰孝洁皇后。其后继后谥孝烈，先庙而后只奉先殿西室。

（即西夹室也，一作东室误）隆庆初，礼臣议：“孝洁，大行皇帝元配也，宜合葬庙。若遵遗制，孝烈，则舍元配也。若同，则二后也。皆不合典制。臣窃以大行皇帝升时，宜奉孝洁配，迁葬永陵。孝烈移主陵庙制。”曰：“可。”乃上尊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圣肃皇后。

废后张氏，世宗第二后也。父楫，锦衣卫指挥僉事。后初入宫，封顺妃。嘉靖

七年，陈皇后崩，两宫皇太后命上自择诸妃中可者。因下诏曰：“皇后之尊，与朕同体。承宗庙，母天下者也。顺妃张氏，侍朕以来，克尽礼道，其册立为皇后。”当是时，上方追古礼，而后甚婉婉称上意。每岁祭，后必从上分献宗庙。

方春率嫔御行亲蚕礼，日讲章圣太后《女训》于宫中。尝诵翰林所撰《内则新诗》，使宫人歌之，以当古房中之乐，如是者六年。（原评曰：着此段绩绩，不知其为风也。）

至十三年正月癸卯，忽降谕礼部曰：“朕惟阴以相阳，若地承天。妻纲于夫，道在敬顺而已。朕元配早夭，进册张氏。藉其内助，恩遇特隆。近乃不思敬异，罔顾承乾。俟其既悛，竟成终怙。应收皇后册宝，退闲别所。其天下笺贺总停如敕。”十五年死，上命丧葬，视宪庙吴后礼。十六年，改称废后，葬金山。

方后，江宁人。安平侯方锐女，以嘉靖九年选入宫。十年，奉章圣皇太后旨选九嫔。先是，祖制无九嫔名，自后妃下杂置诸嫔宫，而间以婕妤、昭仪、贵人、美人诸位号。（今史官言明代宫中无昭仪、昭华诸位号，非是。）虽稍参汉制，要其所以为储嗣计，未尝乏也。至是特用张璁言，谓：“上未有子。古者天子立后，并建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以广储嗣。陛下春秋鼎盛，宜博求淑女为似续计。”于是下慈旨为九嫔之选，而后居其首。三月，后与郑氏、王氏、阎氏、韦氏、沈氏、卢氏、沈氏、杜氏九人并受册，并冠九翟冠，大采鞠衣，圭用次玉谷文，册黄金涂，视皇后杀五分之一。至期，上袞冕，告大庙。还服皮弁，御华盖殿，传制遣大臣行册礼。既册，乃从皇后朝奉先殿。礼成，百官入贺。上仍服皮弁受之。当是时，后册名德嫔。上以其行礼敬，且升降有仪度，悦之，然未为后也。（原评曰：此篇逐段起伏，皆见筋节。）越二年，忽废张皇后。欲立后，以问夏言。言故逆上意，顿首曰：“臣请为陛下贺，夫天圆而地方者也。”上大喜，遂以其年立为后，而以僖嫔沈氏为宸妃、丽嫔阎氏为丽妃副之，故事立后谒内庙而已。内庙者，奉先殿也。上谓：“天子立三宫，所以承宗庙。故《礼经》有‘庙见’之文，何以不谒庙？”下翰林礼部议，议谒庙是。

正月壬子，上御奉先殿，遣太傅武定侯勋为正使，少傅孚敬为副使，持节册立。

上乃率后谒太庙及世庙。越三日，颁诏天下。明日，受命妇朝贺于未央宫。自是之后，上尝荐高祖及高后尊号。后捧高后主亚献，上称其有礼，睿皇后升。及禁日，后亲扶宝幄，尚七挟惟谨。睿皇后、祥后奉几筵，帅嫔御行享祀，皆恭恪称上意，上尝特褒之。

二十一年十月，上性卞，待宫人多不测，宫人惧。会所幸曹妃及王宁嫔侍上寝。寝酣，宫人杨金英等谋弑逆，用组系上颈，而以钗股杂刺上胯间。幸系组仓卒，误为殊死，结得不缩。金英惧，同事张金莲者，知事败，走告后。后驰至解组，上苏，然病悸不能言。后命太监张左、高忠捕宫人杂治。词首王宁嫔，云曹妃者虽不与，然亦知之。后乃传上命，收曹妃及金英等十余人磔于市。并捕斩其族属十余人而籍其家。先是曹妃有容色，上爱之，册为端妃，故每侍上寝。至是上稍愈，疑妃冤，曰：“端妃，我所爱，宜无此心。”因德后救已，而翻以妃故憾后。是年进后父锐安平伯为安平侯，以报后功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宫中火，中宫请救后，上不应，后遂崩。已而复悼曰：“后救我，而我不能救后。”（原评曰：此以述语为断语，纯乎史法。）乃欲厚其丧葬礼，且欲重抑孝洁以厚之。遂称后为元后，豫名所葬地曰永陵。遣太傅兼太子太傅、成国公希忠为正使持节，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言为副使，捧册谥曰孝烈皇后。故事凡册谥，使臣至宫门，内侍传节册以入。上又谕谥后礼重。其命二使上殿，拜命于门内勿如旧。明年二月，丧百日，特修荐事于永禧宫，诏群臣斋戒十日。是日皆素服办事，五月葬永陵。将葬，礼官请仪注，上命梓宫从中道行，虞嫔如礼用九数，百官送丧者，皆制服。至入朝，以素服加乌纱帽黑角带，退而以素服素冠办事。至迎主之日，仍用制服至善安门。外行安神礼，主还，更以素服素冠办事，礼毕除。时廷臣谓逾旧制，且有引孝洁前事争者，皆不听。

二十八年十一月，后大祥，礼官请安主奉先殿东夹室，先是孝洁葬澳儿峪，后主不议。至十五年，礼官始请奉慈殿邵太后傍，以为《丧服小记》有“妇祖姑”之文，因主焉。及邵太后迁陵庙而奉慈殿废，廷臣议：“迁孝洁殿于奉先殿旁室。而殿旁地陋，惟斜廊两庑，难以奉安。于是有奉先殿尽西夹室之，盖迫于所请也。今请安后主于奉先殿东，则位先孝洁，此明以元后尊后者。”而上复不许。谓当太庙。下辅臣严嵩、尚书费采等议：“嵩等言祖姑，礼也。请岁时飨献，则入太庙，藏主则幄宪庙皇祖妣之傍，以从于祖姑之义。”而上曰：“不然。礼无迁就者。后虽非帝，然帝之配也。帝自有一定之序，而后即因之。今后以朕存，不启柜不定已矣。安有飨在此而主藏彼之礼？其依祖制，奉祧仁宗而以朕，他日之新序，其勿违。”盖上级尊后，且虑他日祧睿考，故欲乘已生存时预祧仁宗，而借后以定序也。（原评曰：直断数语皆旧史所未敢道者。然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在本朝已自有此。）嵩等谓：“谕及新序，则非臣子所敢言，乞下廷臣议。”上命暂已，待再期，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。明年再期，奉主睿皇后傍，入享于太庙，位设新序不及祝，而上终欲主太庙。命再议。礼部尚书徐阶、都给事中杨思忠皆以为不可，余无言者。时帝使人覘

，会议得状，及疏入，怒曰：“尔等怀二三心犹尔耶？此非专论后也，及非子为亲、夫为妇也。

第以朕躬论正序定位，礼所应有，乃无肯奉行者，阶、思忠二人议定即是矣。”

于是阶、思忠惶恐言：“臣等愚昧，不能仰知圣谕。窃惟周建九庙、三昭、三穆、率六世而祧，至后兄弟相及，亦有不及六世者。国朝庙制，同堂异室，与周礼不同。今太庙九室皆满，若以圣躬论，仁宗当祧，固不待言。但此系异日圣子神孙之事，而陛下自言之，是自豫庙也。臣闻夏人之庙五，商以七，周以九。礼由义起，五可七，七可九，九之外亦可加也。请于太庙及奉先殿各增二室为十庙，孝烈皇后，母祧仁宗，陛下亦无豫焉。”上曰：“会议当人人尽言。今两人各一言而止，此会议耶？臣子之谊，当祧当，自应上请，而乃自为见。且礼有一定，苟定矣，何避豫为。”于是阶等乃如旨议上报闻，随条上祧仪注。并请曰：“忌祭近矣，望可臣奏。”上犹衔初议报曰：“孝烈继后，非元后，其所配者又入继之君，不忌祭亦可。”阶等惶恐请益力。上曰：“非天子，不议礼。后当庙，朕久谕之，顾谓未宜，徒饰繁言，惑众听，实欲待题朕主矣。”因谕严嵩曰：“礼官即从朕言，勉强耳。诸臣争亲、争帝、争、争名三十年矣，至今犹未化耶。今即不忍祧仁宗，且置后主别庙。他日任臣下处之，令忌日奠一卮酒，不致以仁宗伤众情也。”于是礼臣不敢复言，第请如敕行。许之。

后二年，六科官表贺正旦，思忠首署名。上犹修前却，摘其表语诘责之，杖之百，削籍以杜异议。然当时，议臣从无敢为孝洁言者。隆庆初，上后尊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祇天卫圣皇后，不称肃字，且移孝洁配世宗庙，迁葬永陵。而别祀后主弘孝殿。见《陈皇后记》。

皇贵妃王氏，指挥僉事王隆之女。嘉靖九年选入宫，十年册为昭嫔。十五年生皇子戴睿。生时有他妃梦星官以婴儿送昭嫔，上异之。是年进昭妃，明年册为贵妃。皇子有奇质，尝见上叩头曰：“见不敢时时举手者，以天在上也。”上奇其言，至是益重妃。十九年，进皇贵妃。二十八年，皇子死，年十有四。时初冠，行冠礼。翼日而病，命太医视之，不治。忽北面拜曰：“儿去矣。”端坐而逝。

上悼之，谥庄敬太子。明年妃死，先是阎丽妃生一子死，谥哀冲太子。至是命妃与阎妃同葬，而以哀冲、庄敬二太子之，其地在天寿山。已而礼官言妃当与阎妃同主孝洁皇后陵庙，诏可。妃弟朝用，累官都督僉事。

杜康妃者，穆宗生母也，大兴人，父林，封庆都伯。嘉靖九年，妃应选入掖庭。明年封康嫔。十五年进封康妃。十六年正月皇子生，是为穆宗。三十三年



，妃薨。是时穆宗以裕王居邸，上下礼部议丧礼。尚书欧阳德等言：“累朝皇妃，或未生皇子，或子非居长。而受封国，或子立为东宫而先死，俱与今不同。惟成化中淑妃纪氏死，所生皇子伦序居长，与妃事相类。但彼时孝宗尚幼也。今裕王既已成婚，礼宜持服主丧送葬。”乃议上辍朝五日，裕王主丧。遵孝慈录，斩衰三年。其仪仗人数，皆视旧有加。上不许。于是辅臣引洪武七年，太祖命周王肃服贵妃孙氏故事以对。曰：“彼慈母犹尔，况生母耶？”上命考贤妃郑氏例以闻。于是德等复上仪注。制可敕，谥为荣淑康妃，葬金山。及穆宗入嗣，以隆庆元年正月乙未谕礼部曰：“朕仰荷天眷，嗣守丕基。溯惟庆源所自，我生母荣淑康妃，恩实大焉。朕曩居外邸，奉养之礼，既阙生前。光扬之典，未从身后。追思罔极，痛切于衷。夫孝在笃于所生，爱必由于亲始。

今朕方以孝治天下，而母恩未报，大礼未举，其何以表因亲之谊，立成教之本哉。

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谥，葬茂陵，建奉慈殿大内。岁时享祀，万世称孝焉。

兹当如故事，仰稽懿德，恭荐鸿称，举迁之上仪，营祀享之专宇。尔礼部其议详以闻。”丙寅上尊谥曰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太后。迁祔付永陵，祀主神霄殿。

李嫔，延津人。嘉靖十四年十月，夏言请慎选贤淑，补嫔御，以广储嗣。上命夫人女官出诸王馆选择。妃父李拱臣自诣通政司上白：“有女端丽，堪充下陈。”

因转送礼部以请，上曰：“此非大臣献谏也。既系亲陈，当从所愿。”遂令拱臣送至京。既至，适上行郊祀，夏言请淑女赴诸王馆择日选视。上曰：“淑女至京，适逢郊享，此高之兆也。”（原评曰：动必引古，然不可已。）敕勿赴馆选，径进大内。既进，册宁嫔，无子死。

〔穆宗朝 隆庆〕穆宗皇后，姓李氏，昌平人。封德平伯李铭女。穆宗为裕王，册为妃，生宪怀太子。嘉靖三十七年歿皇邸。穆宗即位，谥曰孝懿皇后。六年秋，神宗即位，加上尊谥曰孝懿尊惠顺哲恭仁俪天襄圣庄皇后，合葬昭陵，主祔付庙。

继后姓陈氏，通州人，（一作大名 8 景行封固安伯。嘉靖中，孝懿李皇后为太子妃，早死，册后继之。隆庆元年，进为后。已而后无子，出居别宫。越一年后疾，左右无侍者，外廷忧之。既疾甚，试御史詹仰庇上疏曰：“皇后者，本先帝所赐以配陛下。陛下宜遵先帝命，笃宫闈之好。上承宗庙，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则。旧闻皇后举止端肃，久拂圣意。而去岁车驾谒陵园，皇后随辇，朝野

皆庆。

以为相传或失实，群疑总释。顷又闻皇后离坤宁，置之别宫，左右失起居，以致抑郁成疾。陛下又略无眷顾之意，中外忧悬。万一不起，如圣德何？亦何以承先帝命？”上曰：“后无子多病，近移居别宫，冀稍安适，或可从此却病耳。尔不晓内廷事，乃妄言。”神宗即位，上徽称曰仁圣皇太后。

六年进懿安。十年进康静。二十四年七月崩，谥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太后，祀奉先殿别室，与孝烈皇后同。先是神宗在东宫时，后病居别宫，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，斯时尚为贵妃也。神宗每辰谒奉先殿朝帝及贵妃毕，即往候后曰：“娘娘寂寞，礼不可旷。”后闻履声即喜，疆起取经书指而问之，神宗应声答。后且感且喜，贵妃闻妃喜，亦喜。（原评曰：贵妃和厚，神宗睿孝两皆可感。）神宗既嗣，后称人仁圣，贵妃称慈圣，两宫既同尊。而后与慈圣皆贤，素无猜嫌，至是益亲谧。神宗又孝事两宫，一无所间。由是后无疾，优游慈宫者二十五年。神宗尝设四斋，近侍二百余人，陈百戏为两宫欢。每遇令节，先于乾清宫大设两宫座，使贵嫔请导，上预俟云台门下拱而立。北向久之，仁圣舆至景运门，慈圣舆至隆宗门，上居中北向跪，少顷两舆齐来前，已复齐至乾清门。上起，于是宫中王皇后扶仁圣舆，皇贵妃郑氏扶慈圣舆，导而入。少憩，请升座，自捧觞安几，以及献馔。更衣必膝行稽首，屏顾摄息，（原评曰：一段只摹叙迎宴一节，如许详尽委皙，岂非司马写生之笔。）皆从来仪注所未有者。于是始陈戏，剧饮乃罢，凡大飧多此类。

## ●卷六

〔光宗朝 泰昌〕光宗后郭氏，顺天人。万历二十九年，册为皇太子妃，生皇一女。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死，谥恭靖。四十八年九月，进谥恭靖端懿温惠元妃。熹宗即位，上尊谥曰孝元昭懿哲惠庄仁合天弼圣贞皇后，迁葬庆陵，主祀付庙。后父初封博平伯进侯，既死，子振明袭。

王皇后者，熹宗生母也，顺天人。初入东宫为选侍，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，进才人。四十七年三月丁未死，谥昭萧恭和章懿皇贵妃。熹宗即位，十一月上谥曰孝和恭献温穆徽慈谐天鞠圣皇太后，迁葬庆陵，祀奉先殿。封后父王升为新城伯，升卒，子国兴袭，崇祯末殉难。

孝纯皇太后，姓刘氏，海州人。后居河间，父应元，（一作应槐误，应元号思槐。）母徐媪。初入太子宫，为淑女。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庄烈愍皇帝，旋以细故失光宗意，被谴薨。既而光宗悔，恐神庙知之，戒掖庭勿复言，葬于西山。

愍皇帝封信王，进贤妃。天启中，信王未之邸，尝居勸勤宫，问近侍曰：“西山有田懿王坟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其傍有刘娘娘坟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每密

封金钱往祭焉。及即位，上尊谥曰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，迁葬庆陵。而封后父瀛国公，母瀛国太夫人，称太异数也。弟效祖和阳卫正千户，封新乐伯，继祖锦衣卫都指挥同知。侄文炳、文耀锦衣卫指挥同知，后皆加保傅，进都督。

上五岁失太后，问左右以遗像，莫能得。傅懿妃者，亦东宫淑女也，生皇六女、皇七女，进封懿妃。尝与太后比宫居，自言宫人有相类者。杂指其眉睫及颊辅间，召太后母瀛国太夫人认之。时武英殿中书梁祝善形摩，瀛国太夫人同懿妃出宫人指示，揣以意，令仿佛为图。图成，敕具法驾卤簿，由正阳门警而入，上亲跪午门迎之。既入，悬像乾清宫，呼老宫婢及素侍太后者来前，使瞻视。或曰是，或曰否，上为之雨泣，两宫皆泣。（原评曰：圣主痛心事偏摩写琐屑乃尔，犹记瀛国太夫人谢表有云：圣孝难穷，慈容不密。上挥涕慰劳，即以所图四轴赐其一令供于家。

及国破，文炳率家人环哭于孝纯像前，闭门自焚，凡死者四十二人。）乃加传懿妃封号，赏赉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书梁祝各有差。上既追念太后，且自以薄祜当忧劳，于加上太后尊号。时群臣奉册宝以进，上以手拭泪，欷不能已。故事生母忌日，不得设祭服青。十五年六月，上以太后故，欲追宣宗以来生继七后，同建一庙，而祀太后于其末。乃御德政殿，召辅臣及礼部尚书林欲楫、侍郎蒋德景等议。上曰：“太庙制有九，皆一帝一后，祧庙亦然。今祧庙自德、懿、熙、仁四祖外，加以仁、宣、英、宪、孝五帝，凡九庙。而其庙已满，且其制一帝一后，其继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。即宫中奉先殿，亦一帝一后，虽嘉靖后有以继后及生后入者，而前此七位尚无祭也。”上意在太后而特未显言，德景曰：“奉先之后有奉慈殿，亦祀继后及生后者。今虽废，盍举行焉。”上曰：“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庙废之。然尚有弘孝、神霄、本恩诸殿，不止一奉慈也。”德景曰：“内廷規制，臣未之悉。但既有诸殿，则似随在可奉祀者。”上曰：“太庙之礼，一帝一后，朕岂敢轻易。惟是奉先地广，可以恢拓。朕欲将祧庙之主祫祀奉先，未审可否？”德景曰：“大祫之礼，在岁暮已行于太庙。今复欲以祧庙之主，并入奉先，终恐陋耳。”上曰：“奉先殿中，已现有继后及生后七位主矣。”

德景曰：“此万历初始增入，非旧制也。”上曰：“然按故事，弘光初，别建奉慈以奉孝穆纪太后，而孝肃、孝惠亦并祀之。嘉靖中，迁三主祔付陵庙，罢奉慈之祭。至隆庆初，奉安、孝烈于景云殿，更其名曰奉孝，又奉孝恪于神霄殿。万历三年，即奉孝恪、孝烈于奉先，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罢，此奉先附祀所由来也。

然以朕思之，奉先之祀，既有定礼，则诸殿沿革，历世可验。似不若别建一殿

，以祀七后为较便。”德景曰：“善。”于是辟殿祀太后，而七后共之。崇祯十七年都城戒严，文炳、文耀入卫帝。时李邦华请太子南迁不得。及事急，上召文炳及驸马都尉巩永固使护行。文炳叩头言：“外戚亲臣不藏甲，臣等徒手安能护皇上搏贼？”皆相向哭。既而城陷，文炳、文耀阖门死。

李妃者，光宗选侍也。时宫中有两李选侍，无所别，因以所居东西宫别之。

庄妃居东宫，称东李。此居西宫称西李，然西李最有宠。神宗初，以熹宗早失母，命西李母之，既而信王亦失母，仍以命西李。会西李生皇八女，遂改命东李母之。

皇八女即后称皇八妹者也。光宗即位，妃与郑贵妃同住乾清宫。时上谕封郭元妃为皇后，王才人为贵妃。又谕封李选侍为皇贵妃。及上不豫，召大臣入乾清宫，上御暖阁，凭几谕曰：“李选侍夙保震器，抚育国本，宜速封。如是者再，署礼部事。”侍郎孙如游对曰：“今孝端、孝靖两太后及元妃、才人大典未竣，俟四大礼举后，行未晚也。既而上崩，选侍遂踞乾清宫。因挟制皇长子，邀封皇后。

传言欲垂帘听政。于是大学士刘一景、吏部尚书周嘉谟、都给事中杨涟、御史左光斗等力请移宫，而选侍始踉跄移仁寿殿去，于是移宫之案兴焉。熹宗即位，下诏曰：“朕昔幼冲，皇考选侍李氏，恃宠屡行，气殴圣母，以致崩逝，使朕抱终天之恨。朕虽幼，未尝忘也。皇考病笃，大臣进内问安，选侍威挟朕躬，使朕传封皇后。复用手推朕，向大臣颜口传。至今念及，尚合羞赧。朕因避李氏暂居慈庆宫。又令李进忠、刘逊等传言，每日章奏文书，先呈选侍，方付朕览，仍欲垂帘听政。且欲处分御史所言选侍，他日必有武氏之祸者。朕思祖宗家法甚严，从来有此规制否？朕今奉养李氏于啾鸾宫，俱遵皇考遗爱，有此体恤。外廷误听李党谣诼，实未识朕心之故也。其李进忠、田诏等，皆系盗库首恶，自干宪法。

勿使渠魁贿嘱当事，播弄脱罪。卿可传示遵行，故谕。”

十二月复下诏曰：“朕冲龄登极，仰庇祖宗眷佑，内外清平。以为大小臣工，开诚布公，定无异议。不意外廷近来乃妄生谤语，轻听伪传，诚有如科臣杨涟所奏者。朕不得不再伸谕避宫始末，以释群疑。九月初一日，皇考宾天，阁臣文武大臣科道等进宫，哭临毕，请朝见朕躬，李选侍阻朕于暖阁。当时司礼监等官，设法请朕出见群臣，选侍许而复悔。及朕出暖阁，又使李进忠等请回。如此者至再至三。朕至乾清宫，丹陛大臣扈从前导，选侍又使李进忠等持朕衣不释。若非司礼监奏请，朕前进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此时颜面，存于何处。及至前宫门，选侍又差人数次著朕还宫，不令御文华殿。卿等亲见，当时景象，安乎？危乎？当避宫乎？不当避宫乎？诸宫欲行庇护之谋，先藉安选侍为题



目，使是非混淆，朝政不宁。辅臣义在体国，为朕分忧，何不代朕传谕一言，屏息纷扰，君臣大义何在？

如初一日，朕躬视皇考入殓，选侍又阻朕于阁中，不令出入。及翼日，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，选侍必欲朕朝见彼后，方许回慈庆宫，明是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。朕蒙皇考命选侍任照管，亦不住彼宫，其饮膳衣服，皆系皇祖皇考所赐。选侍侮慢凌虐，朕昼涕泣。皇考自知其误，亲来劝朕，此其亲疏，自有分别。（原评曰：西晋后多此等文字。）诸所行事，朕曾密谕阁臣，不令传抄。若避宫不早，则爪牙成列，盈虚在手，朕亦不知何如矣。选侍因殴崩圣母，自知有罪，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视，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宫娥说话，如有即捕去重处。朕之苦衷，外廷岂能尽知。今朕奉养选侍及皇八妹，俱从优厚，各官何以猜度过计，藉为口实。如异日选侍患病而逝，将用人以抵命乎？将归咎于朕乎？岂不闻圣母之崩，由选侍之殴，可不问乎？迩来各官，不为圣母，只为选侍，失其轻重，理法何在？前日刑部执奏父母之恩如天地。履后土则思母德，戴皇天则思父仁。仁人孝子之用心，固宜如此。然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朕不加封选侍，以慰圣母在天之灵。奉养选侍，敬遵皇考之意。该部亦可仰体朕心矣。大小臣工，惟知私于李党，责备朕躬，不顾大义，姑不深究。卿等可传谕大小臣工，务令和衷，各供乃职。毋得植党背公，自生枝节，以取罪戾。故谕。”

天启元年二月，上复谕曰：“贾继春暗揭流毒，造言诬人，若黑夜行刺，使人莫防，朕本不深究。然自继春出揭以来，引类弥天，争端大起。大臣求去，小臣纷嚣。威惧继春，莫敢直言其非，朕皆隐忍。今继春全不改省，乃昂然肆辨，目无君父。况选侍移宫以来，未尝见继春有疏，明其可否。却借密揭为撻鳞逆耳之说，箝制朕躬，要名减罪。姑着照原揭回话。”闰二月又谕曰：“朕以冲年，皇考见背，仰体在天之灵，敬礼选侍。其移宫一事，大小臣工，连章奏请。始末情节，举朝共知。独贾继春首倡邪说，捏造李选侍雉经皇八妹入井。播煽流言，诬诋朕躬。若不穷究分明，何以传信天下后世？乃继春奉旨回话，初则一揭朦胧，再则遮饰支吾。本欲逮讯，今自认风闻无影，显自明肆诬捏，姑从轻削籍，永不叙用。”当是时，上方厌选侍移宫一案，尚无畸见。独贾继春有侍选自经皇八妹投井之说，以为当安选侍，故有是谕。而其既客魏用事，而上意遂变。

四年七月，诏封选妃为康妃。群小念移宫之名正，不足以杀诸贤。乃创为封疆一案，缇骑四出，大狱旁午。至五年九月，贾继春召至，忠贤遂矫诏谕群臣曰：“先帝升遐，朕躬嗣服，父子承继，正统相传，臣子何得居功。至杨涟左光斗等，妄希定策，串通王安，倡为移宫之事，捏造垂帘等语。王安奸恶异常

，乘机报怨。

内外交结，党众力强。不许康妃从容奉旨，而逼令琅出宫。先帝体尚未寒，言犹在耳。涟等即有权势，固亦人臣。乃弃礼忘君，犯上不道，至于如此。使非贾继春等明揭于前，天牖朕心补封于后，将终始蒙蔽，恩礼有亏。即寸斩杨涟、左光斗，何救于事。况与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深盟固结，招权纳贿。党护熊廷弼，夥坏封疆。铁案既定，犹贪其重赂，力为出脱。托汪文言内探消息，暗弄机关。遍树私人，布满津要。坏法乱纪，欺蔽朝廷。及汪文言事发，奸谋毕露。自知理屈，乃巧借他题，以掩其罪。信口装诬，毫无影响。肺肝如见，欲盖弥彰。

朕言念及此，深切痛恨。已将熊廷弼处决，传首九边。杨涟等虽追赃身死，而顾大章系同恶之人，即送法司从重拟罪。爰书既成，将诸奸罪状，及守正诸臣向来疏揭，并近日屡次明旨，俱着史臣编辑成书，颁行天下。垂示将来，以昭朕孝思。

据事直书，毋得回护。使善恶邪正，炳如日星。而党与不得借口文奸，饰非乱听。

违者治以妖言惑众之罪，特谕。”由此当难大起，而国运随之，要其祸自移宫始。

先是熹宗初立时，值九月早寒霜甫下，而宫中李花齐开。咸以为选侍当封，相顾贺。而其后闯亦李姓，识者谓此草妖云。

东李妃，亦光宗选侍也。以别西李妃故曰东李。性简重，寡言笑。名位素居西李前，而宠不能及。尝奉光宗旨抚视皇五子，皇五子成立，入继大统，选侍功居多。天启元年二月，册封庄妃。客魏用事，妃持正抵牾。凡宫中礼数，多被裁抑，妃不平。会忠贤同官徐应元为承奉正，当谒妃。傲慢不以礼，尝在妃前笞宫使，鸱肆无忌。妃以负气死。（原评曰：此时宫闈极饶气节，如庄妃、裕妃、成妃辈比比皆是，岂亦东林过激耶。）先是皇五子在宫，每日起，拜天毕，退而谒母，选侍亦爱之。尝梦黑龙蟠殿柱以告选侍，选侍私自喜，嘱勿言。又所居东宫，后有井二，皇五子随选侍过之，戏汲井，得金鱼。汲次井，亦如之。至是泣曰，吾不能奉侍王矣。崇祯初，上念鞠育劳，加上妃封号。与其弟李成栋官，给四千顷。而应元以忠贤败，发南京赐死。

选侍赵氏者，未有封号，与忠贤客氏不合。熹宗即位后，矫旨赐死。选侍闻命，出光宗所赐物列案上。沐浴，西向礼佛毕，痛哭自缢。客氏复矫旨用宫人礼葬，而斥其答应王亮等发凤阳陵园。

〔熹宗朝 天启〕懿安皇后，祥符人，张姓，太康伯张国纪女。天启元年四月，册为皇后。后性严正，数于上前以颠倒旧章为言，盖指客魏也。客氏横肆宫

闾，后召至，欲绳以法。客魏大恨，遂于宫中播流言，谓后本孙二女，犯辟以女托之生员张国纪，张国纪女之，非己女也。罔上大不道，上亦疑之，幸其说不根，无左验，乃已。

三年后有身，客魏尽逐宫人之异己者，而以其私人承应。后胁痛，假按摩阴伤之，竟损元子焉。时有匿名帖榜于宫门，列忠贤逆状并及忠贤党七十余人。忠贤怒，疑出国纪并被逐诸人所为。而逆党邵辅忠、孙杰等欲因此兴大狱，尽杀诸门户。而借国纪以动摇中宫，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。刘知选侦知之，首上疏参国纪，梁梦环继之，祸且叵测，赖阁臣力救得免。熹宗大渐，后折逆奄谋，力与大臣传遗命，定迎立事。愍帝立，上尊号曰懿安，居慈宁宫。时奄方叵测，左右窥伺者皆其党。后豫戒信王勿食宫中食。

及即位，犹从戚畹家取楛食进。至是，上见后，感激尽臣子之敬，乃召还戚臣张国纪于河北慰之。而论知选、梦环以谋危先帝中宫之罪。崇祯十四年，刑科给事中胡周鼎请上后徽号。时国用日匮，上恐举大典多费，叹曰：“吾之不能尽孝事，贫也！”或言周鼎有所授，已下理而顿释之曰：“恐伤后心”后尝语周后曰：“吾南中尝有家可居。”又曰：“延儒误皇叔。”因历言延儒罔上事，周后间以闻。上怒诘周后所从来，周后以后对，遽已。十七年三月，都城陷。贼渠李岩者，中州人，知后贤，特觅后宫中护卫之，后自缢死。

裕妃张氏，有严性，不为客魏用，客魏恶之。会妃已有身，铺宫膺册妃礼毕，而迟久不乳。遂诬其有后言，矫旨闭襁道中。尽逐其内官及宫婢等，绝其饮食。

经数日，天雨，妃力疾匍匐啖檐溜死。乃复矫旨革妃封，如宫人例，焚其尸。愍帝嗣，始复妃位号，改葬如礼。

李成妃，顺天人。天启四年二月，生皇二女，封成妃。是日地大震，宫瓦皆堕。既而皇二女薨，妃失宠。会张皇后病，皇贵妃任氏以孕皇三子临月，成妃仍当夕，上慰之。先是范氏慧妃者颇见幸，生悼怀太子，封皇贵妃，以忤客氏意被斥。妃与慧妃好，每见慧妃辄怅惋。至是侍上寝，从容为慧妃乞怜。（原评曰：事甚可感，此一段亦殊胜褚先生文。）客氏闻大怒曰：“彼欲树兵向我耶。”遂矫旨革封，幽妃别宫，而逐内库管理李谦于海子杀之。幸妃故鉴裕妃事，预蓄乾食藏瓴甃间，半月得不死，后乃斥为宫人而迁之乾西。崇祯元年，诏复妃封号并膳礼，且请居慈庆后宫，置供奉焉。熹宗六妃，惟王良妃，段纯妃居东西两宫。

任容妃即皇贵妃，生怀献太子，不受祸。张裕妃以幽死。李成妃、范慧妃俱被斥。又有定嫔、襄嫔、恪嫔，皆禁居乾西。崇祯初，复加封，册使宫中供养如法。



他有冯贵人，恶忠贤擅，尝劝上罢内操。忠贤怒，矫旨谓贵人诽谤，赐死。胡贵人甫为上所幸，以非忠贤党，恐见宠，乘上出郊日掩杀之。而报以贵人暴卒，上不问。

〔愍皇帝朝 崇祯〕庄烈皇后周姓，其先苏州人，徙居大兴。父奎以医名，娶继妻丁氏，生后。家贫能操作，顾性贞静，居平不见齿。天启中，选信王妃以后进。故事宫中凡选婚，每选一，必以二副者陪，升即中选，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。不中则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，而侑以银币遣还。时神宗刘昭妃，摄太后宝。而中宫之政，悉禀成于熹宗懿安后。懿安后疑后弱小，将及其次，昭妃力赞之曰：“今虽弱小，他日不长大耶。”因册为信王妃。

上即位，立为皇后。以后父奎，为南城兵马副指挥，进都督同知，既而封奎嘉定伯。后家本节啬，而入典宫政，务减俭，裁宫中糜费，不为外家乞恩泽。即岁时大臣，命妇入朝贺，亦赏赉必以礼。时天下饥馑，府库虚。上忧劳议节用，而后所行合上意，上甚敬之。初神庙以孝养故，设两宫百戏，自宫中旧戏以及民间鬻弄，无不备。至是悉裁革，而独留旧戏承应。如所称过锦戏者，仿佛古优伶供养，取时事谐谑，以备规讽。时旱蝗，中州贼大起，戏者作驱蝗及避贼状。后见之，徐谓上曰：“有此耶。”因掩面泣，上亦泣，是日遂罢戏。

（原评曰：后语只三字，而仁心、静质、减言、嗇事种种圣德无一不见。）上薄于声色，宫中不兼宠，惟田贵妃者颇爱之。妃见后稍倨，后每抑之以礼。会岁旦朝正妃当诣坤宁宫朝，适天寒雨雪，翟车止门外不即入，又不令传免。久之，袁淑妃车至，时淑妃亦进为贵妃，即传入相见，且故为好语谢之去。于是始传妃车入，坐朝之，朝已遽下，无他言。妃大恨，面上泣诉。妃父教之上书，阳引愆而别为微词挑之。

上在交泰殿与后语不合，上推后仆地。后愤不食，欲自戕。上寻悔，遣中使持貂裘赐后，且问后起居，后勉为一餐。上传旨令贵妃省愆，退居启祥宫，三月不召。

既而后在永和门看花，请召妃，上不应。后遽令以车迎之，乃相见如初。后严正自处，而性最仁。母丁太夫人，入宫必先朝后，始行家人礼。后见母之朝已也，而泣欲太子为谢，左右力言不可，乃止。后闻寇渐棘，微言曰：“吾南中尚有一家居，盖意在南迁也。”上问何从知之，后不语。后凡有所言，不欲尽，且不欲言，外多类此。先是宣懿康昭刘妃者，神宗妃也。万历六年立中宫时，随册为昭妃，于嫔嫗中最贤而有年。崇祯改元，上使之居慈宁宫，掌太后印，称太妃。

周后之选，昭妃赞成之以是也。至是岁节，上必朝太妃，朝毕，坐而飧以茶。上甫就坐，忽欠申徐闻，太妃戒勿惊。命尚衣者覆以帔，左右皆植立，屏息以



俟。有顷，上竟摄衣起，谢曰：“圣祖时，天下少事，宫中皆晏安，太妃所亲见也。至儿子苦多著，（北人呼多为多著）实难枝梧。两夜省文书，自谓年甫逾壮，尚可磨耗。不谓早困劣，在太妃前，昏然不自持一至此。”太妃泣，上归，为后言，后亦泣。时上念寇祲固，茹蔬断庖割，后见上体瘁，具酒肴为上解菜。上接瀛国夫人奏。瀛国夫人者，孝纯太后母也。瀛国夜梦孝纯归，语上瘁而哭，言动举止如平时。又云翼日有为解菜者，上勿却也。上持奏入宫，见后解菜惊询曰：“汝何以为此，岂亦有所闻耶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外人有导之者耶？”

曰：“无有。”因念先后慈，在冥冥尚保惜至此，后亦贤能感先后意，乃出奏示后再拜，举箸相向哭，泪溢盘。

后生皇长子及长平、昭仁二公主。皇长子已册立出阁读书，昭仁主六岁未封，以居昭仁宫，故名。故事太子既出阁，非上命不朝后。偶上坐便殿，皇长子以后故来请朝，时案有急奏，则寇破河南报也。上叹曰：“儿见母有几而关我耶？今后竟入朝，勿问也。”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都城陷，上至宫曰：“事急矣。”后即于上前再拜，自经死。大兵定京师。